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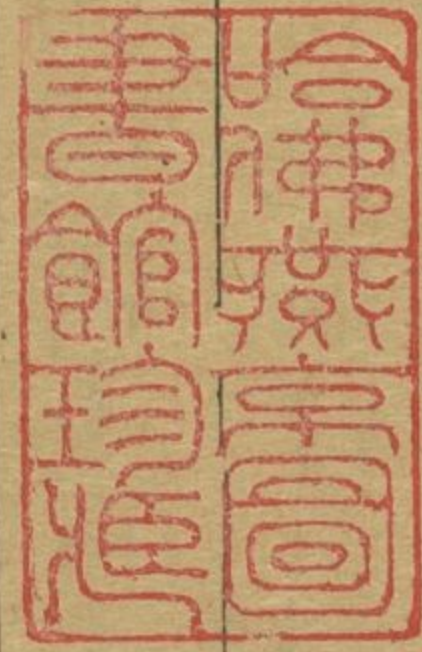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PR 15 1952

07

T 5307 /1324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十九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議

請減京東水運收脚價於緣邊州鎮儲蓄軍糧事

宜狀

右臣伏見陛下每垂睿心經略邊境增築城壘加置戍兵至於春秋衣裝歲時宴犒先後遲速悉由宸衷其為

憂勤可謂至矣詩序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其為資費亦已多矣蓋以

安人固國國語夫固國者在親衆而善鄰不憚煩勞此誠慎慮之深者

也然於儲蓄大計則未降意良圖但任有司隨月供應

近歲蕃戎小息年穀屢登所支軍糧猶有匱乏之邊書告

闕相繼於朝儻遇水旱為災粟糴翔貴兇醜匪茹詩獫狁匪

茹注茹度也寇擾淹時或負挽力殫或饋餉路絕則戍兵雖

衆不足恃城壘雖固不克居是使積年完聚之勞適資

一夕潰敗之辱此乃理有必至一事無幸濟者也臣竊

為陛下惜之軍志曰雖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無粟不

能守也前漢食貨志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不能守也注師古曰八尺

日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池城邊池也故晁錯論安邊

之策要在積穀前漢食貨志晁錯說上曰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

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

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於

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於邊六百石爵上造稍增

至四千石為五大夫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各以多少級

數為充國建破羗之議先務屯田前漢趙充國傳屯田奏曰臣聞兵者所以

千六百九十三斛菱稟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
 不解繇役不息又恐宅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
 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册且羗戎易以計破難用兵
 碎也計度臨羗東至浩壘羗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
 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
 材木大小六百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
 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分屯要害處水解漕
 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
 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
 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遊兵以充入
 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又謹歷代制禦四夷實一作常
 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一作貢其謀攻守異宜盛
 國之大事勇者奮其力智者責一作貢其謀攻守異宜盛
 衰殊勢柔服而不勞師旅者則常聞之矣左傳伐叛刑也柔服德也
 屯師而不務農食者未嘗有焉今陛下廣徵甲兵分守

城鎮除所在營田稅畝自供之外續通典史臣曰營田之名蓋緣邊多隙地

蕃兵鎮戍課其播殖以助軍須謂之屯田其後中原兵
 興民戶減耗野多閒田而治材賦者如沿邊例開置名
 曰營田行之歲久不以兵乃招致農民強戶謂之營田
 戶復有主務敗闕犯法之家設納田宅亦係於此自此
 諸道皆有營田務仰給於度支者尚八九萬人千里饋糧涉履

艱險運米一斛達於邊軍遠或費錢五六千近者猶過

其半唐六典驢載每馱一百斤其脚直一百里一百文

平易處不得下八十字驢少處不得過一百五十字犯雪霜皸瘃之苦前漢趙充國

其有負處兩人分一馱手足皸瘃注文穎曰皸坼裂也瘃寒冒豺狼剽掠之虞

創也師古曰皸音軍瘃音竹足反冒豺狼剽掠之虞

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傾財用而竭物力猶苦日給之不

充其於儲蓄以備非常固亦絕意而不暇思也夫屯兵守土以備寇戎至而無糧守必不固矣遇寇不守則如

勿屯平居有殘人耗國之煩臨難有啟敵納侮之禍書無

啟寵納侮所養非所用所失非所虞以為制備之規臣竊謂

疎矣頃者吐蕃尚結贊率其醜類越軼封疆朔方五原

相繼淪陷通典朔方郡西至五原三百里戰國時屬秦為上郡漢武取河南地為朔方郡晉亂後夏

赫連勃勃建都於此後魏置夏州通鑑音注五原縣屬鹽州武德初寄治靈州故地為突厥所居唐書吐蕃傳

吐蕃攻鹽夏刺史杜彥光拓拔乾暉不能守悉其衆南奔虜遂有其地天子以邊人殘沒下詔避正殿痛自咎

雖因將帥不武亦因匱乏得辭其事未遙足為深戒昧

理而好諛者必曰當結贊入寇之日遇賊泚作亂之餘

唐書德宗紀興元元年六月甲辰朱泚伏誅貞元二年

八月丙戌吐蕃寇邠寧陞隴四州九月乙巳寇好時十

一月辛丑吐蕃陷鹽州戊卒未多邊農尚寡今則甲兵

大備稼穡屢豐比於曩時勢不同等臣請復陳近效以

質浮詞今年夏初寇犯靈武通鑑貞元八年夏四月壬子吐蕃寇靈州陷水口支

渠敗營田詔河東振武救之遣神策六軍二千戍定遠懷遠城吐蕃乃退禦則寡力守則乏

糧告急求哀匪朝伊夕有司為之請罪陛下為之軫憂

遽擇使臣奔波督運積財以資用高價以招人賴蕃戎

自旋糧道獲濟封略不壞固非成謀然則鹽夏覆而靈

武全唯在幸與不幸之間耳是皆無不拔之勢有可駭
之危其為規制之方所謂同歸於失矣議者是當今而
非既往豈不曰昧理而好諛乎今戍卒之加於往時臣
固知之矣今邊農之廣於往歲臣亦知之矣其所謂歸
於失者在於措置乖當蓄歛乖宜利之所生害亦隨至
故也陛下忿蕃醜之暴掠懲邊鎮之空虛繕甲益兵庇
人保境此誠雄武之英志覆育之仁心刷憤恥而揚威
聲海內咸望有必攻之期矣既而統師無律制事失權
戍卒不隸於守臣守臣不總於元帥至有一城之將一

旅之兵各降中使監臨通典監軍漢武帝置唐開元後
並以中官為之謂之監軍使大

學衍義補唐末時諸節度有監軍其領偏師者亦置中
使監陳主將不得專號令戰小勝則飛驛奏捷自以為
功不勝則迫脅諸將以罪歸之悉擇軍中驍
勇以自衛遣羸弱者使就戰故每戰多敗皆承別詔

委任分鎮亘千里之地莫相率從分邊列十萬之師不

設謀主左傳析公奔晉晉人寘
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每至犬羊犯境晉愍帝
檄石虎

敢率犬羊渡河縱毒
又晉史論犬羊之侶方馳書奏取裁行李往來動踰旬

日比蒙徵發救援寇已獲勝罷歸小則蹂藉麥禾大則

驅掠人畜是乃益兵甲而費財用竟何補侵軼之患哉

夫將貴專謀軍尚氣勢周禮春官凡四時之大甸獵祭
表貉則為位注貉師祭也於所

立表之處為師祭造軍訓齊由乎紀律制勝在於機權法者禱氣勢之倍增也是以兵法有分閫之詞有合拳之喻有進退如一之令

有便宜從事之規故能動作協變通制備垂永久出則同力居則同心患難相交急疾相赴兵之奉將若四支

之衛頭目將之守境若一家之保室廬荀子夫仁人之兵上下一心三

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弟然後可以扞之衛父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

寇讐護眈庶蕃畜牧闢田疇天子惟務擇人而任之則

高枕無虞矣楚辭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注枕去聲吐蕃之比於中

國眾寡不敵工拙不侔然而彼攻有餘我守不足蓋彼

之號令由將而我之節制在朝彼之兵眾合併唐書吐蕃傳其

兵法嚴而師無餽糧以鹵獲為資每戰前隊盡死後隊乃進而我之部分離析夫部

分離析則紀律不一而氣勢不全節制在朝則謀議多

端而機權多失臣故曰措置乖當此之謂乎陛下頃以

邊兵眾多轉餽勞費設就軍和糴之法以省運制與人

加倍之價以勸農此令初行人皆悅慕通鑑本注此李泌所行之法也

謹按通鑑貞元三年上問泌以復府兵之策對曰今歲徵關東卒戍京西者十七萬人計歲倉粟二百四萬斛

今粟斗直百五十為錢三百六萬緡國家比遭饑亂經費不充就使有錢亦無粟可糴未暇議復府兵也上曰

然則奈何對曰今吐蕃久居原會之間以牛運糧糧盡牛無所用請發左藏惡繒染為綵緡因黨項以市之每

頭不過二三匹計十八萬匹可致六萬餘頭又命諸治
鑄農器糴麥種分賜沿邊軍鎮募戍卒耕荒田而種之
約明年麥熟倍償其種其餘據時價五分增一官為糴
之來春種禾亦如之關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
獲利耕者浸多邊地居人至少軍士月食官糧粟麥無
所售其價必賤名為增價實比今歲所減多矣上曰善
即命行之大學衍義補唐貞元中詔京兆府于時價外
加作和糴差清疆官先給價然後收納續令所司自搬
運載至太原先是京畿和糴多被抑配或物估踰於時
價或先歛而後給直追集停攤百姓苦之及聞是詔皆
忻便爭取厚利不憚作勞耕稼日滋粟麥歲賤向使有
樂輸司識重輕之術宏久遠之謀守之有恒施之有制謹視
豐耗善計收積菽麥必歸於公廩布帛悉入於農夫其
或有力而無資願居而靡措貸其種食加以犁牛自然

戍卒忘歸貧人樂徙可以足食可以實邊無屯田課責

之勞而儲蓄自廣無征役踐更之擾而守備益嚴史記吳王

鼻傳卒踐更輒與平買注正義曰踐更若今唱更行更
者也言民自著卒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踐更有過更古
者正卒無常人皆當送之是為卒更貧者欲雇更錢者
次直者出錢雇之月二千是為踐更天下人皆直戍邊
三月亦各為更律所謂繇戍也雖丞相子亦在戍邊之
調不可人人自行三月戍又行者出錢三百入官官給
戍者是為過更此漢初因秦法果能用之足為長算既
而行之後改為謫乃戍邊一歲

而有司隘吝不克將順忘國家制備之謀行市道苟且

之意當稔而願糴者則務裁其價不時歛藏遇災而艱

食者則莫揆乏糧抑使收糴遂使豪家貪吏反操利權

賤取於人以俟公私之乏困乘時所急十倍其贏又有
 勢要近親羈遊之士或託附邊將或依倚職司委賤糴
 於軍城取高價於京邑坐致厚利實繁有徒欲勸農而
 農不獲饒欲省費而費又愈甚復以制事無法示人不
 誠每至和糴之時多支絀紵充直窮邊寒_{左傳涸不}涸
 任衣裘絕野蕭條無所貨鬻且又虛張佑價不務準平
 高下隨喜怒之心精粗在胥吏之手_{周禮天官冢宰注}
才知為什長綱目集覽胥給徭役者吏掌書者既無信義率下下亦以偽應之
 度支物估轉高_{通鑑本注估音古價也}軍郡穀價轉貴遞行欺罔

不顧憲章互相制持莫可禁止度支以苟售滯貨為功

利而不察邊食之盈虛軍司以所得加價為羨餘而不

惜農人之勤苦_{通典初隗囂軍中當置軍師至魏武帝}

凡諸軍使置之以為常員所_{又置師官四人晉避景帝諱改為軍司}雖設巡院使相監臨_{通鑑}

元和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勅遠處州使率情為法臺司_{本注}

無由盡知轉運使度支悉有巡院委以訪察當道使司

及州縣有兩稅外推率及違格勅文法等事狀報臺司

蓋劉晏始置巡院自江淮以來達於河渭其後遂及緣

邊諸道既失綱條_{書若綱在綱}轉成囊橐_{漢書張敞傳}

囊橐至有空申簿帳偽指困倉_{通鑑本注困倉皆以計其}

數則億萬有餘

_{詩萬億及秬禮記內則篇鄭注萬億曰兆者依如算法億}

之數有大小二法其小數以十為等十萬為億十億為兆也其大數以萬為等萬至萬是萬萬為億又從億而數至萬考其實則百十不足巡院巧誣於會府通鑑音

億曰兆巡屬諸州以節度使會府承詐以上聞幸逢有年春秋桓三

為大府亦謂之會府年冬有年宣十六年冬大有年公羊傳有年何以書以

喜書也穀梁疏凡書有年者冬五穀畢入計用豐足然後書復遇無事吞聲補舊引日偷安若遇歲儉兵興則

必立至危迫靈武之事足為明徵臣故曰畜歛乖宜此

之謂也邊之大事在食與兵今食則無儲兵則乏帥謂

之有備其可得乎近者緣邊諸州頻歲大稔穀糴豐賤

殊異往時此乃天贊國家永固封略之時也而尚日不

暇給班固兩都賦序大會無遠圖軍府有歛食之詞稽

人有悔耕之意天贊而不受其利農傷而不恤其窮及

凶火流行播殖墮廢雖復悔恨事何可追臣是以屢屢

塵煩所惜在此頃請擇人充使委之平糴務農陛下以

理貴因循未賜允許又請乘時豐稔邊城加貯軍糧有

司以經費無餘通鑑音注經費謂其事復寢臣謬當任

使待罪樞衡雖神武之謀不資獻納而職司之分敢忘

憂虞夙夜疾心盡如焚灼詩憂心如惓疏輒復效其鄙

薄庶或裨補萬分不勞人不變法不加稅賦不費官錢

不廢耳目之娛不節浮冗之用惟於漕運一事

續通典武德永

徽之後善行本薛大鼎褚朗皆言漕運未能通濟後監

察御史王師順請運晉絳之粟於河渭之間始置渭橋

倉開元初李傑為水運使始大興漕事十八年裴耀卿

以言漕運拜江淮轉運使以崔希逸蕭昺為副轉運鹽

鐵有副使自此始肅宗初第五琦以錢穀見始置江淮

租庸使乾元初加鹽鐵使始大興鹽鐵法就山海井灶

收權其鹽立監院官吏至稍權輕重所宜請為陛下致

劉晏始以鹽鐵無漕運

邊軍十萬人一年之糧以為艱急之備陛下誠能聽臣

愚計不受沮傷百日之間收貯總畢轉還常行之務既

無失於舊規大倉歲入之儲亦不闕其恒數圖慮至熟

更無所妨謹具揚摧上陳

前漢叙傳揚摧古今注師古曰揚舉也摧引也左師蜀都

賦請為左右揚摧而陳之注劉曰韓非有揚摧篇善曰慎許淮南子注曰揚摧粗略也惟陛下留

意省察舊制以關中王者所都萬方輻湊

綱目集覽輻輪轆也凡輪

有三十幅共奏於一人衆地狹不足相資加以六師糗

穀以喻四方皆來

糧文獻通考唐太宗以前府兵之制未壞有征行使出

唐高祖太宗運粟於關中不過十萬後府兵之法漸壞

兵漸多所以漕粟自此多是以有李傑裴耀卿請論漕

運不得不詳大抵兵與漕運常

用不充所以控引東方歲運租米

通鑑音汪唐自中世以後貢賦皆仰東南

冒淮湖風浪之弊沂河渭湍險之艱

山堂考索唐漕制凡陸行之程馬日

七十里步及驢五十里車三十里水行之程舟之重者

沂河日三十里江四十里餘水四十五里空舟沂河四

十里江五十里餘水六十里沿流之舟則輕重同制河日一百五十里江一百里餘水七十里轉運徵歛送納皆準程節其遲速其三所費至多所濟益寡習聞見而峽砥柱之類不拘此限

不達時宜者則曰國之大事不計費損故承前有用一

斛錢王篇斛俗斗字後漢仲長統傳令畝收三斛斛取一斛管子乘馬篇六步一斛運一斛米

之言雖知勞煩不可廢也習近利而不防遠患者則曰

每至秋成之時但令畿內和糴既易集事又足勸農何

必轉輸徒耗財賦臣以兩家之論互有短長各申偏執

之懷俱昧變通之術其於事理可得粗言夫聚人以財

而人命在食將制國用須權輕重食不足而財有餘則

弛於積財而務實倉廩通鑑本注毛晃曰倉有屋曰廩食有餘而財不

足則緩於積食而嗇用貨泉綱目集覽索隱曰錢本名泉言貨之流行如泉也故

周有泉府之官景王乃鑄大錢布泉者言貨之流布民間若國家理安錢穀俱富烝

黎蕃息力役靡施然後恒操羨財益廣漕運雖有厚費

適資貧人三者不失其時之所宜則輕重中權而國用

有制矣開元天寶之際承平日久財力豐殷祿食所頒

給用亦廣唐書食貨志自開元後置使甚眾每使各給雜錢宰相楊國忠身無數官堂封外月給錢

百萬幽州平盧節度使安祿山隴右節度使哥舒翰無使所給亦不下百萬十四載兩京九品以上月給俸加

十之二同正員加十之一兵興權臣增領諸使月給厚俸比開元制祿數倍所以不計糜耗

卷二十一

勵贍軍儲至使流俗過言有用一斗錢運一斗米之說
唐書食貨志是時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函脚營窖之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靡耗如此然且散有餘而備所乏雖費何害焉斯所謂操羨財以廣漕運者也貞元之始巨盜初平太倉無無月之儲關輔遇連年之旱而有司奏停水運務省脚錢至使郊畿之間煙火殆絕都市之內餒殍相望唐書食貨志貞元初關輔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駝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死殆盡斯所謂覩近利而不防遠患者也近歲關輔之地年穀屢登數減百姓稅錢許其折

納粟麥公儲委積足給數年田農之家猶困穀賤今夏

江淮水潦漂損田苗比於常時米貴加倍昨庶匱乏流

庸頗多

通鑑音注流謂流徙庸謂庸雇

關輔以穀賤傷農宜加價糴穀

以勸稼穡江淮以穀貴民困宜減價糴米以救凶災今

宜糴之處則無錢宜糴之處則無米而又運彼所乏益

此所餘斯所謂習見聞而不達時宜者也今淮南諸州

米每斗當錢一百五十文從淮南轉運至東渭橋每斗

船脚又約用錢二百文計運米一斗總當錢三百五十

文其米既糙且陳

通鑑本注米僅剝穀為糙

尤為京邑所賤今據市

司月佑唐書百官志兩京諸市署令一人從六品上丞

偽輕重市肆皆建標築土為候禁推固及參市自殖者

有果毅巡迴平貨物為三等之直十日為簿通鑑本注

今之市令亦月具物價低昂之數以聞於上每斗只糴得錢三十七文而已

耗其九而存其一通鑑本注以江淮之米合運漕之餽

價斗止三十七錢餒彼人而傷此農制事若斯可謂深

耗其九而存一也失矣頃者每年從江西湖南浙東浙西淮南等道都運

米一百一十萬石送至河陰通鑑音注河陰縣東魏置

地志今鄭州河陰縣本漢其中減四十萬石留貯河陰

平陰地在洛州洛陽縣北倉餘七十萬石送至陝州又減三十萬石留貯太原倉

綱目質實太原倉在河南南府陝州西南六里隋初所置唯餘四十萬石送赴渭橋

輸納唐書食貨志開元二十一年元宗將幸東都問京

兆尹裴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

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輸粟於倉而去縣官雇舟以

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

西倉復以舟漕以避三門之水險元宗以為然乃於河

陰置河陰倉河西置栢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

倉鑿三十八里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

陰西至太原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

臣詳問河陰太原等倉留貯之意蓋因往年蟲旱關轉

薦饑當崔造作相之初懲元琇罷運之失遂請每年轉

漕米一百萬石以贍京師唐書食貨志崔造以江吳素

嫉錢穀諸使顯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

省宰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
 權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
 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西
 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西節
 度使韓晃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比至中塗力殫歲盡所以節級
 停減通鑑音注節級猶今人言節次也分貯諸倉每至春水初通江淮

所般未到便取此米入運免令停滯舟船江淮新米至
 倉還復畱納填數輪環貯運頗亦協宜不必每歲加般
 以增不急之費所司但遵舊例曾不詳究源由邇來七
 年積數滋廣臣近勘河陰太原等倉見米猶有三百二
 十餘萬石河陰一縣所貯尤多倉廩充盈隨便露積史記

平準書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

舊者未盡新者轉加歲月漸深

耗損增甚縱絕江淮輸轉且運此米入關七八年間計
 猶未盡况江淮轉輸般次不停但恐過多不慮有闕今
 歲關中之地百穀豐成京尹及諸縣令頻以此事為言
 憂在京米粟太賤請廣和糴以救農人臣今計料所糴
 多少皆云可至百餘萬石又今量定所糴估價通計諸
 縣貴賤并雇船車般至太倉穀價約四十有餘米價約
 七十已下此則一年和糴之數足當轉運二年一斗轉
 運之資足以和糴五斗比較即時利害運務且合悉停

臣竊慮運務若停則舟船無用舟船無用則壞爛莫修
 倘遇凶災復須轉漕臨時鳩集理必淹遲夫立法裁規
 久必生弊經略之念始慮貴周不以積習害機宜不以
 近利墮永制不貴功於當代不流患於他時慮遠防微
 是其均濟臣今所獻庶近於斯減所運之數以實邊儲
 存轉運之務以備時要其於詳審必免貽憂舊例從江
 淮諸道運米一百一十萬石至河陰來年請停八十萬
 石運三十萬石舊例從河陰運米七十萬石至太原倉
 來年請停五十萬石運二十萬石舊例從太原倉運米

四十萬石至東渭橋

雍錄東渭橋在萬年縣北五十里
 灞水合渭之地一統志渭橋有三

中渭橋在西安府西北二十五里本名橫橋架渭水上
 秦始皇作離宮於渭南北渭水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
 渡以法牽牛東渭橋在西安府東北五十里漢高祖造
 以通櫟陽之道西渭橋在西安府城西北二十里故長
 安城西漢武帝造跨渭水以通茂林以其對便門故亦名便橋唐時名咸陽橋

來年請停二十

萬石運二十萬石其江淮所停運米八十萬石請委轉
 運使於遭水州縣每斗八十價出糴計以糙米與細米
 分數相接之外每斗猶減時價五十文以救貧乏計得
 錢六十四萬貫文節級所減運脚計得六十九萬貫都
 合得錢一百三十三萬貫數內請支二十萬貫付京兆

府令於京城內及東渭橋開場和糴米二十萬石每斗與錢一百文計加時估價三十以上用利農人通鑑本注增價

以糴以利農其米便送東渭橋及太原倉收貯充填每年轉

漕四十萬石之數並足餘尚有錢一百一十三萬貫文

以供邊鎮和糴臣已令度支巡院勘問諸軍州米粟時

價兼與當管長吏商量令計見墾之田約定初糴之數

得鳳翔涇隴邠寧慶鄜坊丹延夏綏銀靈鹽振武等道

良原九域志良原在涇州西南六十里續通典隋分安鶉觚置良原縣西南三十里有良原因名長

武通鑑音注邠州宜祿縣有長武城時郭子儀遣李懷光築長武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通道吐蕃自是不

敢輕犯續通典長武鎮在鳳翔府麟遊縣界西至涇州四十里平涼等城報除度支旋

糴供軍之外別擬儲備者計可糴得粟一百三十五萬

石其臨邊州縣各於當處時價之外更加一倍其次每

十分加七分又其次每十分加五分通計一百三十五

萬石當錢一百二萬六千貫文猶合剩錢十萬四千貫

畱充來年和糴所於江淮糴米及減運米脚錢通鑑音注脚錢

謂僦人負荷有雇脚之費請並委轉運使便折市綾絹絁綿四色即

作船般送赴上都通鑑本注絁唐都長安謂之上都邊地早

寒歛藏向畢若待此錢送到即恐收糴過時請且貸戶

部別庫物充用本色續到便令折填其所貸戶部別庫
 物亦取綾絹純綿四色並依平估價務利農人仍取度
 支官蓄及車均融般送請各委當道節度及當城兵馬
 使與監軍中使并度支和糴巡院官同受領便計會和
 糴各量人戶墾田多少先付價直立限納粟不願糴者
 亦勿強徵其有納米者每米六升折粟一斗應所糴得
 米粟亦委此三官同檢覆分於當管城堡之內韻會堡音保堡
 障小揀擇高燥牢固倉窖等月令穿窬注入地國曰
 城也曲任氏獨收納封閉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絕
 窖倉粟

糧及承別勅處分並不得輒有支用待收糴畢具所糴
 數並收貯處所聞奏并報中書門下總計貯備粟一百
 三十五萬石是十一萬二千五百人一年之糧來秋若
 遇順成又可更致百餘萬石邊儲既富邊備自修以討
 則有齋以守則可久以加兵則不憂所至乏食以歛糴
 則不為貪將所邀恢疆保境者得以遂其謀蹙國跳軍
 者無所辭其罪是乃立武之根柢後漢仲長統傳百家言政者尚矣大畧歸
 乎寧固根柢革易時敵也安邊之本源守土庇人莫急於此傾公藏
 而發私積猶當悉力以務之况今不擾一人無廢百事

但於常用之內收其枉費之資百萬贏糧坐實邊鄙又
 有勸農賑乏之利存乎其間此蓋天錫陛下攘戎狄而
 安國家之時不可失也陛下誠能過聽愚計先聚軍儲
 慎擇良圖更貞師律蠢爾兇醜自當畏威縱迷欵塞之
 心前漢書宣帝紀匈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注師古曰欵叩也又本始二年詔曰欵塞來享注應劭曰皆叩塞門來服從也必無猾夏之慮劉仲達鴻書猾無骨入虎口虎不能噬處虎腹中自內嚙
 猾夏取此義伏惟少留睿思詳省而明斷之其所停減
 運脚臣已與本司審細計料并邊鎮分配和糴數及米
 粟估價等數各得別狀條件分析謹同封進聽進止食貨

志帝乃命度支增估糴粟三十三萬斛然不能盡用贊議通鑑九月詔西北邊貴糴以實倉儲邊備浸充音注
考異曰實錄云凡積米三十三萬斛按陸贄論守備坐致邊儲數餘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又云更經一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蓋實錄所言今年之數贄狀通計來春也

商量處置竇參事體狀

通鑑初竇參為左司郎中李異出為常州刺史及參

貶郴州異為湖南觀察使汴州節度使劉士寧遺參絹五十匹異奏參交結藩鎮上大怒欲殺參陸贄以為參罪不至死上乃止既而復遣中使云云

右希顏奉宣進止朝來其卿等商量竇參事卿等所奏

雖於大體甚好史記汲黯傳治務在無為而已宏大體不拘文法然此人交結

中外意在不測朕試根尋灼然審知情狀所以有此商

量又聞竇參在彼處

通鑑貞元八年夏四月乙未貶中書侍郎同平章事竇參為郴州別

駕亦共諸處交通不絕社稷事重卿等只合與朕同憂

宜即作文書進來此事非小不可更遲者臣面承深旨

又奉密宣皆以社稷為言又知根尋已審敢不上同憂

憤內絕狐疑

離騷心猶豫而狐疑注狐多疑而善聽河水始合狐欲渡必帖耳先聽無水聲而後

過故人過河水者要須狐行然後敢渡因謂多疑者為狐疑也豈願遲迴更貽念慮但

以嘗經重任斯謂大臣進退之間猶宜有禮誅戮之際

不可無名劉晏久掌貨財當時亦招怨讟及加罪責事

不分明

通鑑綱目初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久典利

權眾頗疾之風言晏嘗默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楊

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此事曖昧况已更大

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

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

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楊

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證成之上密

遣中使縊殺叛者既得以為辭通鑑劉晏死李正已等

之天下冤之益懼相謂曰我輩豈得

與劉晏通鑑本注眾人亦為之懷愍用刑曖昧通鑑本注損累不

比乎通鑑本注輕事例未遙所宜重慎竇參頃司鈞軸綱目集覽鈞陶

轉者取周同調均之義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

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

頗怙恩私貪饗貨財引縱親黨唐書竇參傳參無學術

黨多所詗察四方畏之於是淄青李納厚饋參外示嚴

畏實賂帝親近為問故左右爭毀短之申其族子也為

綱目集覽鈞陶

唐書竇參傳參無學術

唐書竇參傳參無學術

給事中參親愛每除吏多訪申申因得招賂漏禁密語
 故申所至人目為喜鵲帝聞以戒參且曰是必為累不
 如斥之參以情訴曰臣無疆子姓申雖疎屬此則朝廷
 無他惡帝曰而雖自保如外言何參固陳丐
 同議天下其傳至於潛懷異圖將起大惡跡既未露人
 皆莫知臣等親奉威顏議加刑辟但聞兇險之意尚昧
 結構之由况在眾流何由察悉忽行峻罰必謂冤誣羣
 情震驚事亦非細若不付外推鞠唐書百官志九日推鞠得情處斷平允為
 法官則恐難定罪名乞留睿聰更少詳度實參於臣素
 之最分陛下固所明知唐書實參傳初陸贄與參不平吳通元兄弟皆在翰林與贄軒輊不得申
 舅嗣號王則之與通微等善遂共譖贄帝得其有何顧
 姦逐申為道州司馬不浹日貶參郴州別駕

懷輒欲營救良以事關國體義絕私嫌所異典刑不濫
 於清時曹植文清君道免虧於聖德特希天鑒俯亮愚
 誠謹奏

奏議實參等官狀

通鑑貞元九年三月更貶參驩州司馬男女皆配流上又命理

其親黨

右希顏奉宣進止實參結朕左右兼有陰謀皆有憑據
 事不曖昧晉書杜預傳臣心實了不只緣連及處多不
 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
 可推按卿等宜更商量若謂恐體事不穩即且流貶向
 絕遠惡處實申實榮李則之首末同惡無所不至通鑑實參

陰狡而復恃權而貪每遷除多與族子給事中申議之
申招權受賂上頗聞之左金吾大將軍號王則之與申
善上皆察知其狀貶則之昭州司馬申道州司馬

又並微細不比竇參宜更商
量處置其實竇參等所有朋黨親密並不可容在側近宜
便條疏盡發遣向僻遠無兵馬處先雖已經流貶更移
向遠惡處者伏以竇參罪犯誠合誅夷聖德含宏務全
事體特寬嚴憲俯貸餘生始終之恩實足感於庶品仁
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實竇參
育之惠不獨幸於斯人所議貶官謹具別狀其實竇參
申李則之等既皆同惡固已難容然以得罪相因法有
首從首當居重從合差輕通鑑本注首謂為頭者從謂
隨從者為首者重隨從者輕

參既蒙恩矜全申等亦宜減降又於黨與之內亦有淑
慝之殊稍示區分足彰勸勵竇榮與參雖是近屬亦甚
相親然於款密之中都無邪僻之事乃聞激憤屢有直
言因此漸構猜嫌晚年頗見疎忌若論今者陰事則尚
未究端由唐書竇參傳帝又欲殺申則之及屬人榮贊固爭如據比來所行必

應不至凶險恐須差異以表詳明臣等商量竇榮更貶
遠官竇申則之並除名配流謹具別狀進擬庶允從輕

之典以洽好生之恩夫趨勢附權時俗常態魏志董昭傳竊見當

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為本專更以交游為業苟無高節

士不以孝弟清修為首乃以趨勢游利為先

出眾何能特立不羣

前漢景十三王傳贊夫惟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張衡賦

何孤行之然然兮子不羣而介立

竇參久秉鈞衡特承寵渥君之所任

孰敢不從或游於門庭或結以中外或偏被接引或驟

與薦延如此之徒十恒七八若聽流議皆謂黨私自非

甚與親交安可悉從貶累况竇參罷黜迨欲周星應是

私黨近親當時並已連坐

謹按連坐猶緣坐也胡三省曰緣坐者緣親黨而坐罪也

人心久定不可復搖今者再責竇參特緣別有結構陛

下親自尋究審得事情所與連謀固知定數今若普加

譴斥則恐翻類淪胥罪無指名誰不疑懼中外洵洵殊

非令猷臣等商量除同謀陰邪事狀分明者其餘一切更無所問將為穩便未審可否

請不簿錄竇參莊宅狀

通鑑上又欲籍其家貲贊云云

右希顏奉宣進止凡是官吏貪濁取受錢物猶並徵賊

竇參負朕至深廣納賄貨又更交結謀行惡事其莊宅

錢物奴婢之類豈不合收納入官竇參身既遠貶亦恐

被人破除隱沒今欲使人勾當收拾卿等商量可否者

謹按國家典法没入官產惟有兩科一謂姦賊一謂叛

逆

通典十惡一曰謀反二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日不道六曰大不恭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

不義十 皆須先鞠犯狀審得實情憲司察冤法寺論罪

會府覆奏掖垣參詳唐書刑法志初太宗以古者斷獄訊於三槐九棘乃詔死罪中書門

下五品以上及尚書等平議之百官志刑部尚書一人侍郎一人凡鞠大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寺

卿為三 如是悉無異詞然後謂之獄成而聞於天子禮記

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正以獄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聽之棘木之下大司寇以獄之成告於王王

命三公 其有抵於深辟者制可既下所司通鑑音注唐參聽之

大獄以尚書刑部御史臺大理司 猶三五覆奏庶或宥官雜按謂之三司又詔中書鞠之

之唐書刑法志河內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獄大理臣張蘊古以為好德病狂督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萬

紀劾蘊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為相州刺史故蘊古奏不以實太宗怒遽斬蘊古既而大悔因詔死刑雖令

即決皆三覆奏久之謂羣臣曰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

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二日五覆奏決日尚食勿進酒

肉教坊太常輟教習諸州死罪三覆奏 聖人愛人恤刑

其日亦蔬食務合禮撤樂減膳之意

乃至如此精慎罪法既定方合徵收叛逆則盡沒其家

唐書百官志凡反逆相坐沒其家配官曹長役為官奴

婢一免者一歲三番役再免為雜戶亦曰官戶一歲五番役每番皆一月三免為良人六十以上及廢疾者為

官戶七十為良人謹按沒者籍沒也通鑑音注籍沒者籍所有田宅 姦賊則止徵所犯蓋示懲戒匪貪貨財何

沒而入官 嘗有罪未斷有法未詳而可以納其資產者也伏惟聖

德廣大如天包含懲忿於彛憲之中念終於常情之外

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

已存惠貸不寘嚴刑今若簿錄其家竊恐以財傷義猥

蒙下問實荷皇明輒罄愚誠所祈天鑒謹奏通鑑時宦官左右恨

參尤深謗毀不已參未至驩州竟賜死於路竇申杖殺貨財奴婢悉傳送京師讀史管見世傳陸敬輿有憾於竇參擠而殺之其說甚怪此以小人之心也以其言觀之有是耶孔子有言以德報怨何以報德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於竇參非以德報怨也以直行事耳使參有死罪贊佐天子刑賞稱物平施可也貪不報之名取忘怨之美宜死而生之又安得為直乎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右田緒使節度隨軍劉瞻送書與臣其書意緣奉進止今為其亡父承嗣撰遺愛碑文故送前件馬絹等以申情貺臣先奉恩旨令撰碑文於今半年竟未綴緝良以

勸戒之道忠義攸先褒貶之詞春秋所重

穀梁傳序一字之褒寵踰

華衮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市朝之撻爵位有僥倖而致名稱非詐力可求

將使循軌轍者畏昭憲而莫踰怙姦妄者顧清議而知

恥晉傳元士風論先王之御天下教化隆於上清議行於下孔子修春秋而亂臣賊

子懼豈必臨之以武脅之以刑哉褒貶苟明亦足助理

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惡不為竟追天誅全歸土壤

唐書田承

嗣傳承嗣盜有貝博魏衛相磁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凡再興師會國威中奪窮而復縱故承嗣得肆姦無

怖忌十四年死年七十五贈太保此乃先朝所愧恨義士所惋嗟今田

緒上干宸嚴

江淹建平王辭闕表託慕宸嚴載惟感戀

請頌遺愛微臣隘跼

實憤於心謬承恩光備位台輔既未能滌除姦慝匡益
 大猷而又飾其愧詞以贊兇德納彼重賂以襲貪風情
 所未安事固難強是以屢嘗執翰不能措詞輒投所操
 太息而止劉楨詩投翰長嘆息緣承聖誨姑務懷柔昨見田緒使
 人臣亦婉為報答但告云所為碑頌皆奉德音既異私
 情難承厚貺候稍休暇續當撰成既無拒絕之言計亦
 不至疑阻其來書謹封進所送馬及絹等令劉瞻便領
 却迴訖不敢不奏謹奏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議

謝密旨因論所宜事狀

前日顧少連奉諭密旨每於延英對卿

通鑑音注唐自德宗以後羣臣

乞對延英率於延英門請對會要曰元和十五年詔於西上閣門西廊內開便門以通宰臣自閣中赴延英路宋申錫之得罪也詔諸宰相自中書入對延英緣有諸人言不得盡中間卿所

奏去冬薦人實緣對趙憬執論所以有言相拒亦不是阻卿之意若有要便事但依前者意旨自手疏密封進

來卿又頻與苗粲進官朕未放過恐卿未知朕意此人

卽苗晉卿之子晉卿往年攝政通鑑本注寶應間連有國憂晉卿攝冢宰曾

有不臣之言又諸子皆與古帝王同名唐書苗晉卿傳

堅粲垂向昌稷望咸通鑑本注晉意甚不善緣非諸子

之過不欲明行斥逐終是不合令在朝廷卿宜密知此

意苗粲兄弟並改與在外閑僻處官仍不得令近兵馬者猥蒙天慈屢降深旨慰眷稠疊誨諭周詳骨肉之恩

無以加此士感知已尚合捐軀臣雖孱微能不激勵至於彌綸庶績督課羣官始終不渝夙夜匪懈是皆常分

曷足酬恩自揣凡庸之才又無奇崛之効惟當輸罄忠節匡補聖猷衆人之所難言臣必無隱常情之所易溺

臣必不同罔然貞心持以上報此愚夫一志而不易者也惟明主矜亮而保容之頃以去冬薦人頻於街衢披

訴既是准制許集理合量才授官進擬再三未蒙允許

伏慮事轉淹滯所以因對奏陳惜於忖量推理輒發以
 趙憬與臣並命俱掌樞衡參奉謀猷事當無間不知避
 忌輕瀆宸嚴陛下特宥愆愚曲加獎導寵遇踰等恩私
 倍常顧惟何人叨幸若此說文叨貪也後漢盧植傳橫叨天功以為己力偶有
 所見敢不盡言是彰無隱之誠以申上報之分臣聞王
 者之道坦然著明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平平蕩蕩無側
 無偏所謂三無私者如天之無私覆也如地之無私載
 也如日月之無私照也其或有過如日月之有蝕焉過
 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日月不疾於蔽虧人君不

吝於過失虧而能復無損於明過而能改不累於德昨
 者臣所奏事惟有趙璟得聞陛下已至勞神委曲防護

是於心膂之內尚有形迹之拘

通鑑音注膂力舉翻字林膂脊骨也人之一身

思慮之所以所以運者心腰背

職同事殊鮮克以濟恐爽無

私之德且傷不吝之名

書改過不吝

夫元首股肱義實同體

諮詢獻納一日萬幾宣之使言猶未盡意言若有阻意

何由通啟沃既難機務斯壅雖荷綢繆之顧實增曠廢

之憂仰希聖聰更賜裁處苗粲少以門子

左傳鄭六卿及大夫門子

皆從鄭伯注門子卿之適子將代父當門者也風俗通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

早登朝班歷

拾遺補闕起居員外郎中前後二十餘年溫恭有加恪
 慎無怠端敏足以守職文學足以飾身詳其器能堪處
 近侍陛下以粲先父常有過言名子之方又乖義類不
 忍明加斥黜但令改授外官伏以理國化人在於獎一
 善使天下之為善者勸罪一惡使天下之為惡者懲淮南
子聖人因民之所喜而勸善因民之所惡而禁是以爵
姦故賞一人而天下譽之罰一人而天下畏之
 人必於朝刑人必於市禮記爵人於朝與眾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疏爵人於朝殷
法也周則天子特假祖廟而拜授之刑人於市亦殷惟
法謂貴賤皆刑於市周則有爵者刑於甸師氏也
 恐眾之不覩事之不彰君上行之無愧心兆庶聽之無

疑議受賞安之無忤色當刑居之無怨言此聖王所以
 宣明典章與天下公共者也獎而不言其善斯謂曲貸
 罰而不書其惡斯謂中傷後漢龐參傳孤立羣邪曲貸
 則授受不明而恩倖之門啟中傷則枉直莫辨而讒間
 之道行此柄一虧為害滋大凡是譖愬之輩多非信實
 之言利於中傷懼於公辨或云歲月已久不可究尋或
 云事體有妨須為隱忍或云惡跡未露宜假他事為名
 或云但棄其人何必明言責辱詞皆近於情理意實苞
 於矯誣傷善售姦莫斯為甚伏惟聖鑒之下必無浸潤

之流然于稱毀之言不可不辨賞罰之典不可不明陛下若以晉卿跡實姦邪粲等法應坐累則當公議典憲豈令陰受播遷陛下若察晉卿見誣又知粲等非罪則合隨手獎用不宜降意猜防今忽不示端由但加斥逐謂之掄才則失序謂之刑罰則無名徒使粲等受錮於聖朝晉卿銜憤於幽壤以臣蔽滯未見其宜夫聽訟辨讒貴於明恕明者在驗之以跡恕者在求之以情跡可責而情可矜聖王懼疑似之陷非辜不之責也情可責而跡可宥聖王懼逆詐之亂無罪不之責也惟情見跡

具詞服理窮者然後加刑罰焉是以下無冤人上無謬

聽苛慝不作

左傳苛慝不作盜賊隱伏

教化以興晉卿起自文儒致

位台輔能以謙柔自處故為三朝所推

唐書苗晉卿傳晉卿再秉政出

入七年小心謹畏不甚斥是非得失故能安保留名然練達事體百官簿最一省無遺議者比漢胡廣當

諒闇之辰

禮記喪服四制高宗諒闇三年不言鄭注諒闇謂廬也儀禮翦屏柱楹所謂梁闇是也書

也儀禮翦屏柱楹所謂梁闇是也書

攝冢宰之任

唐書苗晉

卿傳元宗崩肅宗疾甚召晉卿攝冢宰固讓之曰大行

遺詔皇帝三日聽政稽祖宗故事則無冢宰之文奉遺

詔則宜聽朝惟陛下順變以幸萬國帝不聽後數日代

宗立復詔攝冢宰固辭乃免通鑑音注唐中世以來天子崩置攝冢宰倣古者百官總已聽是將備禮豈足擅

權安肯露不臣之言招覆族之釁雖甚狂險猶應不為
 矧伊老臣寧忍及此假有忍人之意其如言發禍隨求
 之以情既無端驗之以跡又無兆宜蒙昭恕理在不疑
 又自陛下御極以來粲及兄丕皆歷清近若以舊事為
 累豈復含容至今恐有無良之徒憎嫉丕粲兄弟構成
 誹語務欲挫傷大抵任重勢疑易生嫌謗以周公之聖
 不免流言書疏孔穎達曰流言者宣布其言使人聞知若水流然流即放也霍光之忠
 不免告訐向非成王覺悟昭帝保明前漢霍光傳蓋主上官桀安及桑宏羊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為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趕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

十年不降還乃為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為搜
 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
 伺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宏羊當與諸大
 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
 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
 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官頓首謝上曰將軍冠
 朕知是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
 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
 得知之且將軍為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則二主之德美
 不傳二臣之冤誣莫辨陛下追懷往事得失豈不相遠
 哉後之視今固亦如此凡所舉措安可不詳伏願稍畱
 睿思特加省察斯實羣臣庶免於戾豈惟苗氏一族存
 歿幸賴而已乎少連又向臣說云聖旨察臣孤貞猶謂

清慎太過都絕諸道饋遺却恐事情不通如不能納諸財物至如鞭靴之類釋名韓本胡服趙武靈王所作靴與鞞同受亦無妨者

伏以貨賄之利耳目之娛人間常情孰不貪悅况臣性實凡鄙寧忘顧私家本窶貧安能無欲所以深自刻慎

勉修廉隅者蓋由負載厚恩尸竊大任既不克導揚風教致俗清淳又未能減息征徭濟人窮困若無恥懼更

啟賄門是忘憂國之誠仍速焚身之禍左傳象有齒以焚斃也服云焚讀為憤憤僵也由是苟行特操杜絕交私誠知無補大

猷所冀免貽深累陛下責臣以清慎太過斯為皇明陛

下慮事之不通有乖理道或恐貪恡之輩

離騷衆皆競進以貪婪注

愛財曰貪愛食曰婪婪與恡通左傳貪婪無厭注方言殺人而取其財曰婪務逞無厭之求

巧陳異端惑亂聖聽稽諸事實則甚不然夫以胥吏末

流苞苴微貺

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簞筭問人者注問猶遺也苞苴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疏苞苴者

以草苞裹苴者以草籍器貯物孔叢子曰吾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詩箋以木實相遺者必苞苴之苟或

違道且猶知慚况乎公卿大臣之間方岳連帥之任豈

資納賄然後致誠若因財利交歡是以姑息為事既乖

直道必有過求遂之則法度浸隳阻之則觖望彌甚為

害如此國何賴焉高祖太宗著法立制監臨受賄盈尺

有刑通典諸監臨主司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一正

加一等三十正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二十正

物者一尺笞四十一正加役流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財

等五十正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

加一等強乞取者准枉法論陛下每發德音敷宥下土大辟之屬皆

蒙滌除惟於犯賊往往不赦顧炎武曰知錄漢時賊罪

唐時賊罪多於朝堂決殺其特有者乃長流嶺南睿宗

太極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賊一匹已上並先決

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之每日大辟罪已下已發覺未

發覺已結正未結正繫囚見徒罪無輕重咸赦除之官

典犯賊不在此限豈不以貪饕為弊殘蠹最深至於士吏之微

尚當嚴禁矧居風化之首反可通行通鑑本注風化之

之所凡上之所為以導下也上所不為以檢下也上所

不為而下或為之然後可以設峻防寘明辟若上為之

而下亦為之固其理也又可禁乎今吏有受監臨之賄

者則以為罪不可容朝廷之制四方所監臨也而宰司

公受其賄是亦無恥而不恕者歟孔子曰大臣不可不

敬也是人之表也邇臣不可不慎也是人之道也禮錙

表傾則影曲道僻則行邪若大臣邇臣可以受財則庶

長寮案孰為不可朝廷取之於方鎮方鎮復取之於州

州取之於縣縣取之於鄉鄉將安取哉是皆出於疲人

之肝腦筋髓耳自大盜猾夏耗斲生人天下常屯百萬
之師坐受衣食農夫云婦凍而織餒而耕殫力忍死以

供十倍之賦日日引頸望覩昇平之化

兔園冊注堯時三年耕餘一年

之食謂之昇平九年耕餘三年之食謂之登平二十年耕餘七年之食謂之太平

惠恤之恩凡

四十九矣薦屬多故有加無瘳持利權食厚祿者當憂
隱忸怩憫愧黎庶而又交通私賄扇起貪風是令已困
之眈重遭過分之擾陛下尚以為鞭靴之類受亦無妨
若使天下納賂惟有二三宰臣四方誅求止於鞭靴細
物行之不足以傷化絕之不足以利人則臣固已微抑

私心將順睿旨矣若使國家致理必資饋遺通情辭之

足以失天下之心受之足以濟天下之務則臣固亦不

避汚行助我聖功矣臣所以未敢奉詔冒昧塵煩者審

知此道不唯無益必有甚損故也亦冀陛下詳察其理

普澄其源宏清淨無欲之風守慈儉不貪之寶

左傳子罕曰我

以不貪為寶

是將感人心而天下服何有事情不通之患乎

夫貨賄上行則賞罰之柄失貪求下布則廉恥之道衰

何者善惡不分功過無辨以貨賄之多少為課績之重

輕守道闕供或時致怨招累求得當欲可以釋罪賈榮

忍行刻剝者見謂公忠巧飾玩好者或稱才智此謂賞
 罰之柄失也上好利則下思聚斂上求賄則下肆侵蝕
 不懷愧心但逞私欲遞相企效習以成風閭閻日殘紀
 綱日壞不可以禮義勸不可以刑罰懲此又廉恥之道
 衰也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其弊斯亂利於小
 者必害於大易於始者必悔於終賄道一開展轉滋甚
 鞭靴不已必及衣裘衣裘不已必及幣帛幣帛不已必
 及車輿車輿不已必及金璧日見可欲何能自窒於心
 老子道德經不見已與交私固難中絕其意
通鑑本注
可欲使心不亂
謂既受其

私饋則難以絕其私謁是以涓流不止谿壑成災後漢周紆傳涓流雖寡浸成江河
 毫末既差邛山聚斂莊子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邛山也則差數觀矣
 自昔國家敗亡多矣何常有以約失之者乎臣竊料郡
 府之不願行賄於朝廷猶鄉閭之不願輸貨於郡府也
 但以行之者有利不行者有虞故為安身保位之謀不
 得不行耳夫豈樂而行之哉假如四方俱賂於朝廷朝
 廷受其三而却其一有所受有所却二端相反則遇却
 者或有意疑乎見拒而不通焉四方俱賂於朝廷朝廷
 俱辭而不受則咸知不受者乃朝廷之常理耳適所以

服其心而誘其善復何嫌阻之有乎陛下若謂問遺可
 以通物情絜矩不得敦理化則自建中以來股肱耳目
 之間蓋常有交利行私者矣乃其所也陛下何尤焉陛
 下嗣位之初躬行節儉郡國無來獻朝廷無私求行李
 無贖貨之人左傳行李之往來杜注行李使人孔疏引周語行理以節逆之賈逵云理吏也小行人也孔晁注國語其本亦作李字 適臣無受賂之事通鑑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不
 禁其求取嘗遣中使賜妃族還問所得頗少代宗不悅
 以為輕我命妃懼遽以私物償之由是中使公求賂遺
 無所忌憚宰相嘗貯錢於閣中每賜一物宣一旨無徒
 還者出使所歷州縣移文取貨與賦稅同皆重載而歸
 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李希烈旌節希烈贈之
 僕馬及縑七百匹黃茗二百斤上聞之怒杖光超六十

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四方風動幾致清平
 兩都賦序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 旋以刑峻賦繁兵連禍結理功中
 否至化未凝洎大憝殲夷皇運興復征伐之役頗息於

前時清約之風亦虧於往日通鑑貞元四年二月元友直運淮南錢帛二十萬至
 長安李泌悉輸之大盈庫然上猶數有宣索仍勅諸道
 勿令宰相知泌聞之惆悵而不敢言又初上以奉天窘
 乏故還宮以來尤專意聚歛藩鎮多以進奉市恩皆云
 稅外方圓亦云用度羨餘其實或割畱常賦或增歛百
 姓或減刻利祿或販鬻蔬果此則雖革一弊亦喪一美
 往往私自入所進纔什一二

焉曩興師徒人困暴賦今罷征伐人困私求是乃殘瘁
 之餘永無蘇息之望使萬方黎獻當陛下休明之代不

登富壽家語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不洽雍熙追懷前修實用

心熟而議者反以納賄通情之理以惑陛下斯不亦誣

上行私之甚者乎夫天下公器也王綱大權也執大權

者不任其小數守公器者不徇於私情任小數而御大

權則忿戾之禍起徇私情以持公器則姦亂之釁生故

春秋傳曰在上位者洗濯其心以待之而後可以理人

左傳在上位者洒濯其心一以待之軌度其心可明徵也而乃可以治人言私曲之不可以

涖衆庶也又曰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彰

也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

而不敢易紀律左傳桓二一年言賄利之不可以化百官

也又曰長國家者非無賄之難無令名之難諸侯之賄

聚於公室則諸侯貳左傳襄二十四年子言貪欲之不

可以懷諸侯也古之懷諸侯者蓋有其道矣唯不務賄

然後得之故禮記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一曰理

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是知懷

撫之道貴德賤財於往也則厚其贈送之資於來也則

薄其贄幣之禮訓人以尊讓示人以不貪始於朝廷行

於郡國廉恥之風漸廣浸漁之害不萌里閭獲安郡國

斯又郡國既又朝廷益尊所謂化自上流理由下濟近者悅服而遠者歸懷是皆無賄之致也及夫王綱浸壞德化陵夷然後滅公議而徇私情盛誅求而崇饋獻故禮記曰天子微諸侯僭於是相覲以貨相賂以利而天下之禮亂矣禮郊特牲是知傷風害禮莫甚於私暴物殘人莫大於賂利於絕私去賄者莫先於君主務於愛人助理者莫切於輔臣然則君主輔臣之間固不可以語及於私賄矣况又躬行乎臣以受恩特深志欲巨細裨補苟懷疑慮不敢因循亦賴遭逢聖明庶得竭盡愚直所

以每事獻替不以犯忤為虞意懇詞繁伏用慚悚謹奏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唐書劉元嘗手殺人杯案間又強丞

父諸妾通吏民妻女亂之或羸而觀每敗獵數日乃還其下厭苦不服大將李萬榮者故與元佐同里相善寬厚得士寧心士寧忌之奪其兵使攝州事嘗引眾二萬敗城南未還萬榮晨入府召所留親兵告曰天子有詔召大夫俾我代節度人賜錢三萬士皆拜於是分兵閉諸門使告士寧曰詔書召大夫宜速去不然事急且傳首以獻士寧知眾不與將五百騎出奔次中牟亡者已半至東都惟僮妾數十人從之既至京師詔就第禁出入

右希顏奉宣聖旨適得李榮奏劉士寧因出遊獵三軍將士遂閉城門不放入發遣令赴朝廷萬榮安撫軍州

今已寧帖卿等宜知悉者伏以劉士寧昏荒暴慢惡貫
 久盈聖情愛人久為含忍親離眾叛自取奔亡不勞師
 徒克靖方鎮恭承宣諭欣賀實深然梁宋之間地當要
 害鎮壓齊魯控引江淮得其人則安則強失其人則危
 則弱今士寧見逐雖是眾情萬榮總軍且非朝旨此亦
 安危強弱之機也陛下審之慎之或恐奏事之人苟私
 所奉之將妄陳體勢輒欲微求承前授任失宜多為此
 輩所誤假使心無詐罔其如識乏經通與之籌量鮮不
 撓敗今軍州既定足得安詳望且選一朝臣馳往宣勞

更淹旬日徐察事情見情而後圖之則與免有差失候
 至來日續更面陳謹先狀以聞謹奏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右希顏奉宣進止萬榮安撫有功聞亦忠義甚得眾心
 若更淹遲却恐事不穩便今商量除一親王充節度使

通鑑音注唐制有節度大使副大使節度使其親王領
 節度大使而不出閣則在鎮知節度者為副大使其異
 姓為節度使者有節度副使至後唐開成二年七月勅
 頃因本朝親王遙領方鎮其在鎮者遂云副大使知節
 度事但年代已深相沿未改今天下侯伯且令萬榮知
 並正節旄其未落副大使者只重節度使
 留後文獻通考唐中世以後節度其節度制便從內出
 使往往自擇將吏號為留後

續通典唐故事白麻皆內庭代言命輔臣除節將恤災
 患討不庭則用之宰臣於正衙受付若命相之書則通
 事舍人承旨皆宣讀訖始下有司翰林志凡赦書德音
 立后建儲行大誅討拜免三公宰相命將日並使白麻
 紙不使印雙日起草候閣門鑰入而後進呈至隻日並
 察並班於宣政殿樞密使引按自東上閣門出若拜免
 宰相即便付通事舍人餘付中書門下並通事舍人宣
 示若機務急速亦雙日甚速者雖休服亦追班宣示謹
 按唐除受制書皆出於中書皆宣署申覆然後萬榮須
 行此云從內出者從內庭出不經中書宣覆也
 與改官卿等即商量進來者臣性極懦頑藝識空乏辱
 當獎任待罪宰司事關安危不敢容默雖服戎角力諒
 匪克堪而經武伐謀左傳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始
 次伐交其次伐整軍而經武乎孫子上兵伐謀其
 兵其下攻城 或有所見夫制置之安危由勢付授之

濟否由材勢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險地則覆置之夷

地則平

前漢賈誼傳夫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

材如負焉唯在所

授授踰其力則踣授當其力則行故負重者不可以微

劣勝器大者不可以輕易處有巨力而加重負猶懼蹶

跌之不虞擇安地而真大器尚慮傾覆之難備焉有委

非所任置非所安而望其不顛不危固亦難矣劉士寧

窮兇極暴眾所不容李萬榮因人之心閉城拒逐為國

除害亦有可嘉誠宜星夜上聞請擇節將今所陳奏頗

涉張皇但露微求之情殊無退遜之禮據茲鄙躁殊異

純良又聞本是滑人

通鑑本注劉元佐滑州匡城人萬榮與同里相善

偏厚當

州將士

通鑑本注當州猶言本州謂滑州也

與之相得纔止三千諸營之

兵已甚懷怨據此頗僻

通鑑本注頗偏也

亦非將才且邀君而

力取其位不忠逐帥而謀代其權不義犯此二者而加

之非材得志驕盈不悖則敗悖謂犯上敗謂僨軍俱為

厲階莫見其可今雖遽加寵命務饜貪求曲示保持與

消兇慝然其所行不遜所得無名縱之則反側而益疑

奪之則觖望而肆惡夫善始而克終者猶寡况始於不

善而求能以義自全者乎又緣嘗自蓄謀以危主將及

居人上恒恐見圖必於部校之間多有疑阻之釁

通鑑音注

校猶部隊也立軍之法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參

比參曰伍五人為列列有頭二列為六十人有長立六

子五六為隊五十人有頭二隊為官官百人立長二官

為曲曲二百人立侯二曲為部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

為校二百人立尉二校為裨將千六百人立將軍二裨將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

上下猜貳

何能久安縱未干紀亂常亦必喪師蹙境所以承前方

鎮之任選建才德而不副所委者則有矣其不由才德

而授終能殿邦固節者未之有也是猶置器欲安而不

擇可安之勢負重欲濟而不量可濟之才處非所宜不

敗何待陛下若謂臣說體迂濶有異軍機引喻乖疎不

同事實臣請旨陳汴宋一管近代成敗之跡皆陛下之所經見者以為殷鑒惟陛下覽而察之往者田神功

質實田神功南宮人作鎮河南謹按此河南總言河南道一統志

穎川河南等郡而不常所治唐開元中置都畿道河南道治陳留

北三道採訪處置使而都畿道治東都河南道治陳留

河北道領汴宋徐泗兗鄆曹濮八州之地唐書方鎮表

置河南節度使治汴州領州八汴宋曹徐穎兗鄆濮大

歷四年河南節度增領泗州以潁州隸澤潞節度文獻

通考徐州春秋為宋地後屬楚謂之西楚後魏置徐州

二年改泗州充周隨之魯郡禹貢之兗州東南據濟西

北距河封域廣矣至唐始專以魯郡為兗州曹州漢濟

陰國後魏置西兗州後周改曹州取古國名也濮州漢

東郡甄城縣地後魏置濮陽郡隋為濮州汴宋注見制

見制誥七卷兵食兼足職貢備修左肅青齊右弭滑魏

南控淮淪北輔滎漣禹貢疏漣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

城其北山實漣水所出至偃師縣入洛殷如長城不震不聳此由制置得

可安之地付授得可濟之才其為利宜斯謂大矣及神

功入覲遺厲不還唐書田神功傳神功既寢疾八年自

弟曹州刺史神功先皇帝示眷悼之優崇貪因循之便易

知神玉才不勝任排眾議而竟授之既而維御無方經

以其黨為管內八州刺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委三軍
詔淮西李忠臣永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
於暴帥陷五郡於匪人通鑑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及李靈

耀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轉輸所經塗路
已有又得徐充鄆曹濮五州因從治軍

亟阻通鑑李正己遣兵扼徐州甬橋泗水通作浦李泌曰

江淮漕運自淮入汴以甬橋為咽喉泗水在濠州鍾此
離縣西九十里過水受淮揚扶溝縣浪蕩渠東入淮

由制置於必危之地付授於必躓之才其為敗傷亦已

甚矣近者劉元佐驅攘巨滑底復大梁即鎮於茲幾將

十載雖不能勤身節用以撫疲疇唐書劉元佐傳元佐性豪縱輕財好厚賞

故下益用畢力竭誠以揚丕烈然尚號令由已部屬畏威緝

修戎旅振耀聲勢遠邇談矚且為完軍制持東方猶有

所倚及元佐殂沒朝廷命吳湊代之士寧兇頑輒敢毗

睚張衡西京賦睚眦躄芥注善曰廣雅曰睚裂也說素文曰毗目匡也淮南子曰曠目裂皆皆在賣切

非得眾且甚不才緩之旬時必自離沮隨機制馭指顧

可平陛下念深黎元姑務容養唐書劉元佐傳元佐死軍中匿喪俟代帝亦為

隱踰三日乃發喪使至帝問所欲立曰陝虢觀察使吳

湊可乎監軍孟介行軍盧瑗以為便乃拜湊為節度使

至汜水元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墨其衣尊為留後

而謀起元佐子士寧於喪使坐重榻墨其衣尊為留後
殺大將曹金岸浚儀令李邁醢之唯瑗介獲免士寧乃
出財分勞吏士介以聞帝召宰相計議竇參曰汴人
球李納以邀命若不許勢且合不可解適使姦徒得計
遂以士寧為左金吾衛將軍嗣節度

庸豎作狂但使醜厲之詞豈懷任置之惠運路幾絕生人重殘殷然垣翰之軍詩大師維垣大宗維翰注垣牆也翰幹也翰為汙染

之俗追思致患之本豈不失於苟且哉今若又授萬榮則與士寧何異負力而取誰曰不然邀取而除孰為非

據苟邀則不順苟允則不誠君臣之間勢必嫌阻通鑑本注

邀求也非所當求而求之為苟邀也允從也非所當從而從之為苟允下以不順求之上以不誠應之其勢必

至於與其圖之於滋蔓左傳毋使滋蔓蔓難圖也不若絕之於萌芽

前漢李尋傳誅放佞人防絕萌芽忘久遠而樂因循固非英主御天下

長算遠慮之計也且為國之道以義訓人將教事君先

令順長用能弭爭奪之禍絕窺覷之心聖人所以興敬

讓而服暴強禮達而分定故也禮記禮達而分定假使士寧為

將慢上虐人萬榮懷奉國之誠臬嫉惡之性棄而違之

斯可矣討而逐之亦可矣謀其帥而篡其位則不可焉

何者方鎮之臣事多專制欲加之罪誰則無辭若使傾

奪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潛滋

禍必難救非獨長亂之道亦開謀逆之端四方諸侯誰

不解體得一夫而喪羣帥其何利之有焉矧茲一夫猶

未可保徒亂風教以生人心昨日所逐士寧蓋起於倉

卒諸郡守將固非連謀一城師人亦未協志况又待之
 不一撫之不均黨助萬榮其能有幾仍各計度於成敗
 之勢迴違於逆順之名安肯捐軀與之同惡今所以未
 卽變者皆為萬榮所誘許其實給財貨且相服從以候
 制旨陛下但於文武羣臣之內選一和惠寬敏素為軍
 旅所愛信者命為節度仍降優詔慰勞彼軍獎萬榮以
 撫定之功別加寵任褒將士以輯睦之義厚賜資裝衆
 知保安人且懷惠舍此助亂更將何求揆其大情理必
 寧息萬榮縱欲跋扈

綱目集覽跋扈猶強梁也顏師古曰扈竹離也水居者於水未至先

作竹籬候魚之入水退小魚獨留大跳跋籬扈而出故言跋扈也詩皇矣無然畔援箋云畔援猶跋扈也疏云凶橫自恣勢何能為三軍既自離心列城又不為援緣陵人之貌

其迫逐主將諸道必復憎嫌邇無所親遠無所與不勞

天討必自殲夷陛下何所為虞而欲受其邀致臣雖屏

怯竊有未安昨因希顏宣旨却迴已與趙憬等同附口

奏展轉申吐慮多闕遺臣更通夕詳思恐亦無易於此

不勝拳拳愚懇謹復密啟以聞如蒙聖恩察納臣卽與

趙憬等商量應須處置事宜具作條件聞奏倘後事有

愆素左傳不愆於素杜預注云不過素所慮也臣請受敗撓之罪謹奏通鑑上不

翰苑集 卷之二十 二十

從壬戌以通王謹為宣武節度大使以萬榮為留後

論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京兆府先奏當管蟲食豌豆全然不收請據數折納大

豆博雅大豆菽也通鑑音注折納謂抑民使折估其所無奉勅宜依度支續奏稱

據時估豌豆每斗七十價已上大豆每斗三十價已下

京兆府所請將大豆替豌豆望令據估計錢數折納則

冀免損官司者求瘼救災國之令典左傳救災卹鄰道也求瘼在

知其所患救災在恤其所無只如螟蛾為殃春秋莊十

杜注蛾短弧也陸德明音義本草謂之射工孔疏洪範五行傳曰蛾如蠶三足生於南越陸機毛詩義疏一

名射影在江淮水中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即殺之故曰射影公羊傳蠶之猶言惑也豌豆全

損檢覆若非虛謬地稅固合免徵直道而行大體斯在

府司折充數已為尅下從權度支準估計錢乃是幸災

規利所得無幾其傷實多傷風得財非謂理道且豌豆

為物入用甚微舊例所支唯充畜料準數廻給大豆諸

司誰曰不然計價剩徵義將安在理無所據事不可從

望依前勅處分未審可否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度支奏緣當年稅草支用不充諸場和市所得又少所

以每至秋夏常有欠闕請令京兆府折今年秋稅和市
草一千萬束便令人戶送入城輸納每束兼車脚與折
錢二十五文既利貧人兼濟公用希顏奉宣進止宜依
者伏以制事之體所貴有常順人之情尤當改作草而
能當尚恐未孚動且非宜曷由無擾臣等每承睿旨常
以百姓爲憂審知事不可行安敢默然而無述每年蓄聚
芻藁所司素有恒規計料稅草不充即便開場和市既
優價值復及農收人皆樂輸事不勞擾陛下追想往年
之事豈嘗有緣草不足上關宸慮者乎延齡欲銜已能

頗隳舊制苟收經費之用以資羸羨之功遂使儲備空

虛支計遼落廐圉告闕頻煩聖聰去歲已然今夏尤甚

此乃不遵舊制之過也舊制何害而變之哉臣等謹檢

京兆府應徵地稅草數每年不過三百萬束其中除留

供諸縣館驛及鎮軍之外

柳宗元館驛使壁記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萬年

至於渭南其驛六山堂考索館客舍也古者國野之道
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婁
驛者置騎以備迎送也應合入城輸納唯二百三十萬

而已百姓般運已甚艱辛常迫春農僅能得畢今若更
徵一千萬束仍令並送入城卽是一年之間併徵三年

稅草計其所加車脚則又四倍常時物力有窮求取無

藝左傳驕奢淫泆疏泆謂放恣無藝又布常無藝徵叙無度注無藝無法度也其為騷怨理

在不疑旬服且然禹貢五百里甸服蔡注甸服畿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

謂四方安仰假使時當豐稔家悉阜殷有草可輸有

車可載然於途程往復須淹歷歲時牛廢耕犁人妨播

殖東作既闕西成曷期况蒸黎之間貧富不等收穫之

際豐耗糜均今忽併役車牛雇車傭必騰貴通鑑音注雇者以錢

若物酬其功庸不徒役其力也併徵稅草買草價必倍高是使豪富之

徒乘急令以邀其利窮乏之輩因暴歛以毀其家非所

謂均節財物準平賦法之術也臣等又勘度支京兆比

來雇車估價及所載多少大率每一車載一百二束每

一里給傭錢三十五文百束應輸二束充稅今京畿諸

縣去城近者七八十里遠者向二百里設令遠近相補

通以百里為程則雇車載草百束悉依官司常估猶用

錢三千五百文即是一束之草唯計般運已當三十有

五文買草本價又更半之而度支曾不計量自我作古

徑以胸臆斟酌限為二十五文謂之加徵則法度廢墮

謂之和市則名實乖反倘可其奏人何以觀豈如官自

置場要便收市欲少市則平其估以節費欲多市則優其價以招人買賣既和貧富俱便有餘者趨加饒易售之利不足者免轉求貴賃之資比之抑徵固不同等幸有舊制足可遵行何必舍易而卽難棄利而從害臣誠暗滯未見其宜伏望戒勅度支令依舊例和市承前既有恒用以後不得闕供稍峻隄防使知凜慎妄作但不施用歲計必免愆違陛下若以軍廩之中馬畜漸衆度支所營藁芻纔可供給當年或慮水旱不虞別須蓄積爲備今屬歲稔亦是其時但要收斂有方不宜科配致

擾若直公并市延齡必復辭難須有區分使之均濟望委京兆尹勾管

市並隨要便官自置場每場貯錢旋付價值時估之外仍稍優饒交易往來一依市利勿令官吏催遣道路遮邀但不抑人自當趨利其市草價值並於年支留府錢數內以給用不盡者充每市滿十萬東一度聞奏便以府司郵遞車牛并更雇脚相添轉徙場所般載送付苑

中輸納

雍錄唐太極宮之北有內苑有禁苑太極宮居都城之北內苑又居宮北禁苑又居內苑之北

禁苑廣矣西面全包漢之都城東抵灞水其西南兩面攙出太極宮前與承天門相齊承天門之西排立三門

皆禁苑之門也日光化曰芳林曰景耀六典曰禁苑在大內宮城之北臨渭水東距滻川西盡都城其周一百二十里如蒙聖恩允許臣即依此宣行既免擾人又不增

費以資儲蓄足禦凶災度支謹守恒規自亦不關常用臣等商度將為合宜謹錄奏聞伏聽進止

唐陸宣公翰苑集卷第二十一

山右張佩芳蓀圃注釋

新安汪肇龍稚川

程瑤田易田

汪梧鳳在湘

方矩晞原叅訂

奏議

請邊城貯備米粟等狀

右兵之所屯食最為急若無儲蓄是棄封疆自昔敗亂

之由多因餽餉不足臣以任當體國周禮體國經野以為民極職合

分憂奏減河運脚錢用充軍鎮和糴幸蒙聖恩允許又

屬頻歲順成二年之間沿邊諸軍共計收糴米粟一百

八十餘萬石準元勅各委當道節度及監軍中使度支

知巡院官同勾當檢納謹按唐諸道各置知院官胡三省曰知院官掌諸道巡院者也

仍以貯備軍糧為名非緣城守乏絕及不承別勅處分

並不得輒有費用若能堅守此制有用隨即却填則是

邊城常貯十五萬人一歲之糧以為急難之備永無懸

絕足固軍情去歲版築五原唐書地理志鹽州五原郡屬關內道通鑑綱目初鹽

州既陷塞外無復保障吐番常阻絕靈武侵擾鄜坊詔發兵城鹽州又詔涇原山南劍南各發兵深入吐番以分其勢戍之二旬而畢命節度使杜彥光戍之由是靈武銀夏河西獲安

大興師旅所司素

無備擬臨事支計缺然齎送悉貸此糧乃得軍行辦集

事過之後准勅合填迨今二年竟不支遣加以諸鎮軍

食例皆闕供及其告急上聞宣旨下迫則又請貸貯粟

以充將士月糧既務廢墮且無愧畏所未匱竭其能幾

何夫栽植至難毀拔至易古人以植楊為喻韓子夫楊橫樹之即

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之而一人拔之即無生

揚矣夫以十人之眾樹易生之物而不勝一人者何也

樹之難而能去之易也能不為之歎惜哉况水旱流行固宜有備戎

狄為患可不為虞將欲安邊先宜積穀今當歲稔令益軍儲反罄聚蓄之資用供朝夕之費倘遇災難則如之何惟陛下詳思後圖不貽他日所悔臣之願也疆場之幸也不勝區區慮患之意謹冒昧以聞謹奏

論緣邊守備事宜狀

冊府元龜貞元八年中書侍郎陸贄知政事以河隴陷番

已來西北邊嘗以重兵守備謂之防秋皆河南江淮諸鎮之軍也更番往來疲於戎役贄以中原之兵不習邊事及捍虜戰賊動多敗屺又苦邊將名目太多諸軍統制不一緩急無以應敵乃上疏論其事帝極深嘉納優詔褒美之

右臣歷覽前代史書皆謂鎮撫四夷宰相之任

史記陳丞相世

家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不揆闇劣屢

敢上言誠以備邊禦戎國家之重事理兵足食備禦之大經兵不理則無可用之師食不足則無可固之地理兵在制置得所足食在歛導有方陛下幸聽愚言先務積穀人無加賦官不費財坐致邊儲數餘百萬諸鎮收糴今已向終分貯軍城用防艱急縱有寇戎之患必無乏絕之憂守此成規以為永制恒收冗費益贍邊農則更經二年可積十萬人三歲之糧矣足食之原粗立理兵之術未精敢試籌量庶備採擇伏以戎狄為患自古

有之其於制禦之方得失之論備存史籍可得而言大

抵尊即叙者則曰非德無以服要荒曾不知威不立則

德不能馴也書西戎即叙孔安國曰言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羗鬃之屬皆就次叙班固曰即叙者

言就而叙之國語蠻夷要服戎狄荒服常昭注要者要結好信而服從之荒者言荒忽無常者也樂武

威者則曰非兵無以服凶獷晉書北狄傳論蹈仁義者為中寓肆凶獷者為外夷

曾莫知德不修則兵不可恃也務和親者則曰要結可

以睦鄰好曾莫知我結之而彼復解之也史記劉敬傳高帝罷平城

歸是時冒頓為單于數苦北邊上患之問劉敬敬曰

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

妻羣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

孫為臣耳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彼知

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闕氏生子必為太子代單

于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

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

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高帝曰善取家人子名為長公

主妻單于使劉美長城者則曰設險可以固邦國而扞

敬往結和親約

寇讐曾莫知力不足而人不堪則險之不能恃城之不

能有也顧炎武日知錄并田始廢車變為騎於是寇鈔

易而防守難不得已而有長城之築竹書紀年

肅侯十七年築長城則趙與中山亦有長城矣以此言
 之中國多有長城也其在北邊者史記匈奴傳秦宣太
 后起兵伐殘義渠於是秦有隴西北地上郡築長城以
 拒胡此秦之長城也魏世家惠王十九年築長城塞固
 陽此魏之長城也匈奴傳又言趙武靈王北破林胡樓
 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而置雲中雁門
 代郡此趙之長城也燕將秦開襲破東胡東胡却千餘
 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
 西遼東郡以拒胡此燕之長城也秦滅六國而始皇帝
 使蒙恬將十萬之眾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
 四十四縣城臨河通直道因邊山險澗谿谷起臨洮至
 遼東萬餘里此秦并天下之後所築之長城也自此以
 後則漢武帝元朔二年遣將軍衛青等擊匈奴取河南
 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魏明元帝泰常八
 年二月築長城於長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
 二千餘里太武帝太平真君七年五月發司幽定冀四
 州十萬人築城上塞圍起上谷西至河廣袤皆千里北
 齊文宣帝天保三年十月起長城自黃櫨嶺北至社干

成四百餘里立三十六戌六年發民一百八十萬築長
 城自幽州北夏口至恒州九百餘里八年於長城內築
 重城自庫洛拔而東至於塢紇戍凡四百餘里周宣帝
 大象元年六月發山東諸州民修長城立亭障西自雁
 門東至碣石隋文帝開皇五年使司農少卿崔仲方發
 十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此又後史所載繼
 勃出嶺綿歷七百里六年二月復令崔仲方發丁十五
 萬於朔方以東緣邊險要築數十城此又後史所載繼
 築長城也尚薄伐者則曰驅邊可以禁侵暴而省征徭
 之事也薄伐西戎又曾莫知兵不銳壘不完則邊之不能勝驅之
 不能去也議邊之要略盡於斯雖互相譏評然各有偏

駁聽一家之說則理例可徵考歷代所行則成敗異效
 是由執常理以御其不常之勢徇所見而昧於所遇之

時夫中夏有盛衰夷狄有強弱事機有利害措置有安危故無必定之規亦無長勝之法夏后以叙戎而聖化

茂古公以避狄而王業興周城朔方而獫狁攘詩天子命我城

彼朔方赫赫南仲猷秦築臨洮而宗社覆注見前漢武

討匈奴而貽悔前漢西域傳自武帝初通西域置校尉屯田渠犁是時軍旅連出師行三十二

年海內虛耗正和中貳師將軍李廣利以軍降匈奴上

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宏羊與丞相御史奏言故

輪臺以東捷枝渠犁皆故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

頃以上募民壯健有累重敢徙者詣田所就蓄積為本

業益懇漑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上乃下詔

深陳既往之悔曰迺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

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

朕不忍聞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

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

相車千秋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養民也

太宗征突厥而致安漢書音義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日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世居金山工於鉄作

金山狀如兜鍪其俗呼兜鍪為突厥因為國號唐書突厥傳頡利得華上趙德言委信之稍專國又委政諸胡

斥遠宗族不用與師歲入邊下不堪苦明年部屬薛延陀自稱可汗以眾降拔野古僕骨同羅諸部審奚渠長皆

走九侯斤以眾降州都督李世勣出通漠道李靖出定襄來朝於是詔并州都督李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督

道左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靈州大都督任城王道宗出大同道幽州都督衛孝節出恒安道營州都督薛萬淑出暢武道凡六總管師十餘萬皆授靖節度以

奔沙鉢羅設蘇尼失以眾降其國遂亡文景約和親而不

能弭患於當年史記匈奴列傳老上稽粥單于初立孝

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說不欲行漢疆使之中行

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於是說日夜教單于

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印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

使奇兵入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甘泉於是文帝以中尉

周舍郎中令張武為將軍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

以備胡寇大發車騎往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乃去漢

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已驕歲入邊殺略人

民畜產甚多雲中遼東最甚漢患之乃使使遺匈奴書

復言和親事後四歲老上稽粥單于死子軍臣立為單

于既立孝文皇帝復與匈奴和親而中行說復事之軍

臣單于立四歲匈奴復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各三萬

騎所殺略甚眾孝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中給遺

匈奴遣公主如故約終孝景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

宣元宏撫納而足以保寧於累葉

前漢匈奴傳呼韓邪

為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如此匈奴

乃定呼韓邪從其計引眾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

堂入侍邸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於利受入侍是歲

甘露元年也明年呼韓邪單于欵五原塞願朝三年正

月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為陳

道上單于正月朝天子於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

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

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漢遣長樂

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將騎萬六千又發邊

壽與副陳湯發兵即康居誅斬郅支呼韓邪單于且喜
 且懼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
 單于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牆
 字昭君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敦
 煌傳之無窮蓋以中夏之盛衰異勢夷狄之強弱異時事機

之利害異情措置之安危異便知其事而不度其時則

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形變不同胡可專一夫以

中國強盛夷狄衰微而能屈膝稱臣歸心受制拒之則

阻其嚮化滅之則類於殺降鵠冠子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王者不殺降人

安得不存而撫之即而序之也又如中國強盛夷狄衰

微而尚棄信忤盟蔑恩肆毒諭之不變責之不懲安得

不取亂推亡息人固境也書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其有

遇中國喪亂之弊當夷狄強盛之時圖之則彼釁未萌

禦之則我力不足安得不卑詞降禮約好通和啗之以

利以引其歡心結之以親以紓其交禍縱不必信且無

大侵雖非御戎之善經蓋時事亦有不得已而然也倘

或夷夏之勢強弱適同撫之不寧威之不靖力不足以

自保勢不足以出攻安得不設險以固軍易王公設險以守其國

訓師以待寇來則薄伐以遏其深入去則攘斥而戒於

遠追雖非安邊之令圖蓋勢力亦有不得已而然也故

夏之即叙周之於攘太宗之翦亂皆乘其時而善用其勢者也古公之避狄文景之和親神堯之降禮通典高祖三年

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侯攻陷平涼郡北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齎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

令與薛舉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

城隸于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於

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眾並會於太宗

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為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

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

皆順其時而不失其稱者也秦皇之長城漢武之窮討皆知其事而不度其時者也向若遇孔熾之勢行即序之方則見侮而不從矣乘可取之資懷畏避之志則失機而養寇矣有不

攘却之力用和親之謀則示弱而勞費矣當降屈之時務翦伐之略則召禍而危殆矣故曰知其事而不度其

時則敗附其時而不失其稱則成是無必定之規亦無

長勝之法得失著效不其然歟至於察安危之大情計

成敗之大數百代之不變易者蓋有之矣其要在於失

人肆慾則必蹙任人從眾則必全此乃古今所同而物

理之所壹也國家以祿山構亂肅宗中興徹邊備以靖

中邦借外威以寧內難通鑑唐自武德以來開拓邊境

置朔方隴右河西安西北延諸節度使以統之歲發山東丁壯為戍卒繒帛為軍資開屯田供糗糧設監牧蓄

牛馬軍城戍邏萬里相望及安祿山反兵精銳者皆徵發入援謂之行營留兵單弱數年之間胡虜競蠶食自鳳翔以西邠州以於是吐蕃乘釁吞噬無厭回紇矜功北皆為左袵矣

憑陵亦甚通鑑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入東京回紇縱兵大掠父老盡率羅錦萬匹以賂回紇回

紇乃止寶應元年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朝義制以雍王適為天下兵馬元帥以葉

子昂魏琚為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及回紇於陝州適至陝州回紇屯河北適

與僚屬往見之可汗責適不拜舞葉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將軍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于雍

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適歸營琚少華遂死代宗大歷七年回紇使者擅出鴻臚寺採

人子女所司禁之毆擊所司以三百騎犯金光朱雀門上遣中使諭之乃止其後屢出殺人上皆不問十三年

回紇入寇太原留後鮑防逆戰敗回回縱兵大掠代州都督歸光晟擊破之于羊武谷乃引去上亦不問待之

初如中國不遑振旅書班師振旅詩伐四十餘年使傷耗

遺曠竭力蠶織西輸賄幣北償馬資通鑑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

一馬易四十緜動呈數萬匹尚不足塞其煩言滿其驕

馬皆駑瘠無用朝廷苦之志復又遠徵士馬列戍疆陲猶不能遏其奔衝止其侵

侮小入則驅略黎庶深入則震驚邦畿時有議安邊之

策者多務於所難而忽於所易勉於所短而略於所長

遂使所易所長者行之而其要不精所難所短者圖之

而其功靡就憂患未弭職斯之由夫制敵行師必量事

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管子無委致圍城

脆致衝注脆不堅

勢勢有難易事有後先力大而敵脆

也則先其所難是謂奪人之心暫勞而永逸者也力寡而敵堅則先其所易是謂固國之本觀釁而後動者也頃屬多故人勞未瘳而欲廣發師徒深踐寇境復其侵地攻其堅城前有勝負未必之虞後有餽運不繼之患倘或撓敗適所以啟戎心而挫國威以此為安邊之謀可謂不量事勢而務於所難矣天之授者有分事無全功地之產者有物宜無兼利是以五方之俗長短各殊長者不可踰短者不可企勉所短而校其所長必殆用所長而乘其所短必安強者乃為水草為邑居以射獵

供飲茹多馬而尤便馳突輕生而不恥敗亡

史記匈奴傳匈奴其

先祖居於北蠻隨畜牧而轉移其畜之所多則馬牛羊逐水草遷徙毋城郭常處耕田之業兒能騎羊引弓射鳥鼠少長則射狐兔用為食其俗寬則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急則人習戰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鋌利則進不利則退不差遁走此戎狄之所長也戎狄之所長

乃中國之所短而欲益兵蒐乘角力爭驅

禮記孟冬之月天子乃命

將帥講武習射御角力

交鋒原野之間決命尋常之內

周禮冬官鄭注八尺

日尋倍尋曰常禽經云雝上無尋鷄上無常雉上有丈鷄上有赤上言飛而上也雝之上不能尋鷄之上不能常鷄雉子也倍尋曰常雉上能丈故計丈曰雉左傳都城百雉是也鷄之上能赤赤古與尺通禦寇之術可謂勉所短而校其所長矣務所難勉所短

勞費百倍終於無成雖果成之不挫則廢豈不以越天
 授而違地產虧時勢以反物宜者哉將欲去危就安息
 費從省在其慎守所易精用所長而已若乃擇將吏以
 撫寧衆庶修紀律以訓齊師徒耀德以佐威能邇以柔
 遠禁侵掠之暴以彰吾信抑攻取之議以安戎心彼求
 和則善待而勿與結盟彼為寇則嚴備而不務報復此
 當今之所易也賤力而貴智惡殺而好生輕利而重人
 忍小以全大安其居而後動俟其時而後行是以修封
 疆守要害塹蹊隧綱目集覽隧者依深險處開通行道也壘軍營謹禁防

明斥堠

前漢李廣傳廣行無部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刀斗自衛然亦遠斥堠未嘗遇

害

務農以足食練卒以蓄威非萬全不謀非百克不鬪

寇小至則張聲勢以遏其入寇大至則謀其大以邀其

歸據險以乘之多方以悞之

左傳亟肄以罷之多方以悞之注聲東擊西使之迷

悞

使其勇無所加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

腹背受敵之虞退有首尾難救之患所謂乘其弊不戰

而屈人之兵此中國之所長也我之所長乃戎敵之所

短我之所易乃戎狄之所難以長制短則用力寡而見

功多以易敵難則財不匱而事速就捨此不務而反為

所乘斯謂倒持戈矛以鑄授寇者也

曲禮進戈者前其鑄注銳底曰鑄楊

于泰阿倒持授楚以柄

今則皆務之矣然猶封守未固寇戎未懲

者其病在於謀無定用衆無適從所任不必才才者不

必任所聞不必實實者不必聞所信不必誠誠者不必

信所行不必當當者未必行故令措置乖方課責虧度

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適制

通鑑

本注自措置以下所謂六失也

臣請爲陛下粗陳六者之失惟明主慎

聽而熟察之臣聞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武欲勝其

敵必先練其兵練兵之中所用復異用之於救急則權

以紓難用之於暫敵則緩以應機故事有便宜而不拘

常制謀有奇詭而不徇衆情進退死生唯將所命此所

謂攻討之兵也用之於屯戍則事資可久勢異從權非

物理所愜不寧非人情所欲不回夫人情者利焉則勸

習焉則安保親戚則樂生顧家業則忘死故可以理術

馭不可以法制驅此所謂鎮守之兵也

謹按唐有鎮兵即鎮守之兵也

夫欲備封疆禦戎狄非一朝一夕之事固當選鎮守之

兵以置焉古之善選置者必量其性習辨其土宜察其

技能知其欲惡用其力而不違其性齊其俗而不易其

宜引其善而不責其所不能禁其非而不處其所不欲
 而又類其部伍安其室家然後能使之樂其居定其志
 奮其氣勢結其恩情撫之以惠則感而不驕臨之以威
 則肅而不怨靡督課而人自為用弛禁防而眾自不携
 故出則足兵居則足食守則固戰則強其術無他便於
 人情而已矣今者散徵士卒分戍邊陲更代往來以為
 守備是則不量性習不辨土宜邀其所不能強其所不
 欲求廣其數而不考其用將致其力而不察其情斯可
 以為羽衛之儀而無益於備禦之實也何者窮邊之地

千里蕭條寒風裂膚驚沙慘日與豺豹為鄰伍以戰鬪

為嬉遊晝則荷戈而耕夜則倚烽而覘前漢賈誼傳斥

卧將吏被甲胄而睡注師古曰晝則燔燧夜則舉烽唐

六典烽候所置大率三十里若有山岡隔絕須逐便安

置之每烽置帥副各一人其放烽有一炬兩炬三炬四炬

隨賊多少為差日有剽害之慮永無休暇之娛地惡人勤於是

為甚自非生於其域習於其風幼而覩焉長而安焉不

見樂土而不遷焉則罕能寧其居而狎其敵也關東之

地百物阜殷從軍之徒尤被優養通鑑音注時吐蕃連

北諸鎮連兵拒命關東騷慣於溫飽狎於歡康比諸邊

隅若異天壤聞絕塞荒陬之苦則辛酸動容嵇康詩臨文情辛酸

聆強蕃勁虜之名則懾駭奪氣而乃使之去親族捨園

廬甘其所辛酸抗其所懾駭將與為用不亦疎乎矧又

有休代之期無統帥之馭資奉若驕子史記汲黯傳渾邪率數萬之眾

來降發良民侍陳琳為曹洪與魏文帝書姑息如倩人怪乃輕其家邱謂為倩人

進不邀之以成功退不加以嚴憲其來也咸負德色

前漢賈誼傳借父其止也莫有固心屈指計歸張頤待

飼僥倖者猶患還期之賒緩恒念戎醜之克斥左傳寇盜克斥

注克滿斥王師挫傷則將乘其亂離布路東潰通鑑音注布路

分路也情志且爾得之奚為平居則殫耗資儲以奉浮冗

之眾臨難則投棄城鎮以搖遠近之心其弊豈惟無益

哉固亦將有所撓也復有抵犯刑禁謫徙軍城唐書刑法志

宗十四年詔流罪無遠近皆徙邊要州後犯者寢少十六年又徙死罪以實西州流者戍之以罪輕重為更限

意欲增戶實邊兼令展效自贖既是無良之類且加懷

土之情思亂幸災又甚戍卒適足煩於防衛諒無望於

功庸雖前代時或行之前漢武帝時發天下七科謫出朔方張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

贅塔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後漢書明帝詔郡國中都官死罪繫囚減罪一

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邊縣大學衍固非良算之可遵

者也復有擁旄之帥身不臨邊但分偏師俾守疆場左傳

疆場之事注場音亦穀梁傳隱元年聘弓鏃矢不出竟場疏謂之竟場者竟是疆界之名至此易主故謂之疆

也場大抵軍中壯銳元戎例選自隨委其疲羸乃配諸鎮

節將既居內地精兵祇備紀綱左傳秦伯送衛于晉遂

令守要禦衝恒在寡弱之卒寇戎每至力勢不支入壘

者纔足閉關在野者悉遭劫執恣其芟蹂盡其搜毆比

及都府聞知通典武德七年改大總管府為虜已剋獲

旋返且安邊之本所切在兵理兵若斯可謂措置乖方

矣通鑑本注此一失也夫賞以存勸罰以示懲勸以懋有庸懲以

威不恪故賞罰之於馭眾也猶繩墨之於曲直權衡之

於重輕輓軌之所以行車銜勒之所以服馬也說文銜

中從金從行銜行馬者也徐曰馬銜所以制馭眾而不

用賞罰則善惡相混而能否莫殊用之而不當功過則

姦妄寵榮而忠實擯抑夫如是聰明可銜律度無章則

用與不用其弊一也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

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書其爾典又不能施之

於將務相遵養通鑑本注遵率也言相率以養惡也周

頌酌之詩曰遵養時晦毛氏注云遵率養取晦昧也鄭氏箋云養是暗昧之君以老其惡苟度歲時欲賞一有功翻慮

無功者反側欲罰一有罪復慮同惡者憂虞罪以隱忍而不彰宋書王僧達傳猶欲隱忍法為情屈功以嫌疑而不賞姑息之道

乃至於斯故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眾先登者

左傳穎考叔取鄭伯之旗登取怨於士卒債軍蹙國者

綱目集覽債音奮張晏曰債僵也謂軍不嚴整若僵朴也蹙國猶言亡國也記射義篇責軍之將亡國之大夫

注責讀為債債猶覆敗也亡國亡君之國者也債不懷又通作奔詩行葦篇注奔君之將奔音奮覆敗也

於愧畏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褒貶既闕而不行稱

毀復紛然相亂人雖欲善誰為言之况又公忠者直己

而不求於人反罹困阨敗橈者行私而苟媚於眾例獲

優崇綱目集覽撓擾也亂也此義士所以痛心勇夫所以解體也

又有遇敵而所守不固陳謀而其效靡成將帥則以資

糧不足為詞有司復以供給無闕為解既相執證理合

辨明朝廷每為含糊未嘗窮究曲直措理者含聲而靡

訴誣善者罔上而不慚馭將若斯可謂課責虧度矣通鑑

本注此課責虧度措置乖方將不得竭其才卒不得盡二失也

其力屯集雖眾戰陣莫前虜每越境橫行若涉無人之

地遞相推倚無敢誰何虛張賊勢上聞則曰兵少不敵

朝廷莫之省察唯務徵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

億之弊通鑑本注重直用翻毛居正曰供擬疑有儲待

隨多少而供之意供億猶供擬也億度也料度其所須之物以待其乏也閭井曰耗徵求日繁以編戶傾家破產

之資兼有司摧鹽稅酒之利總其所入半以事邊制用

若斯可謂財匱於兵衆矣通鑑本注此三失也今四夷之最強盛

為中國之甚患者莫大於吐蕃舉國勝兵之徒通鑑本注勝兵

謂人之才力堪纔當中國十數大郡而已其於內虞外

執兵以戰者也備亦與中國不殊所能寇邊數則蓋寡且又器非犀利

前漢馮奉世傳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然

羗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

魏志鄧艾傳上下甲不堅完識迷韜鈴藝乏趨敏顏延之賦

相習五兵犀利

捷趨夫之敏動則中國懼其衆而不能抗靜則中國憚

手注趨健也其強而不敢侵厥理何哉良以中國之節制多門荀子

之節制不可以蓄醜之統帥專一故也夫統帥專一則

敵湯武之仁義人心不分人心不分則號令不貳號令不貳則進退可

齊進退可齊則疾徐如意疾徐如意則機會靡愆機會

靡愆則氣勢自壯斯乃以少為衆以弱為強變化翕闢

在於反掌之內是猶臂之使指心之制形若所任得人

則何敵之有夫節制多門則人心不一人心不一則號

令不行號令不行則進退難必進退難必則疾徐失宜

疾徐失宜則機會不及機會不及則氣勢自衰斯乃勇廢為虺眾散為弱逗撓離析兆乎戰陣之前是猶一國

三公

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十羊九牧

唐書魏元忠傳今州牧縣宰割剝自私人不聊生而

更員外置官古謂十羊九牧羊既不得食人亦不得息

欲令齋肅其可得乎開元

天寶之間控禦西北兩蕃唯朔方河西隴右三節度而

已猶慮權分勢散或使兼而領之

文獻通考天寶初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

邊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統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八軍張掖交城白亭三守捉屯涼肅瓜沙會五州之境治涼州兵七萬三千人朔方節度捍禦突厥統經略豐安定遠三軍三受降城安北單于二都護府屯靈夏豐三州之境治靈州兵六萬四千七百

人隴右節度備禦吐蕃統臨洮河源白水安振威戎漠門寧塞積石鎮西十軍綏和合川平夷三守捉屯鄯廓洮河之境治鄯州兵七萬五千人又節度使有以親王遙領者如開元十五年以慶王潭為涼州都督兼河西節度大使忠王俊為單于大都護朔方節度大使之類是也有以宰相遙領者如兵部尚書河西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蕭嵩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如故又李林甫遙領隴右節度楊國忠遙領劍南節度是也

鎮於安定

通鑑代宗大歷四年十二月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馬璘以四境兵屯邠寧力不能振而

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儀以朔方兵鎮邠

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則以內地租稅金帛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為涇原節度使唐書地理志涇

州本安定郡權附隴右於扶風唐書地理志鳳翔府扶屬關內道

代宗廣德中羣盜徧南山五谷間詔抱玉討平即詔抱王權鳳翔隴右節度大歷二年加山南西道副元帥兼

節度使屯蓋屋蓋屋屬鳳翔府方鎮表初隴右節度兵入屯秦州尋屯岐州及吐蕃陷隴右德宗置行秦州以刺史兼隴右經略使治普潤以鳳翔節度使領隴右支度營田觀察使所當西北兩蕃亦

朔方涇原隴右河東四節度而已通鑑本注言西北兩蕃者以別奚契丹兩

則屬焉雖委任未盡得人而措置尚存典制自頃逆泚

誘涇原之眾叛懷光汧朔方之軍割裂誅鋤所餘無幾

而又分朔方之地建牙擁節者凡三使焉通鑑大歷十四年郭子儀

以司徒中書令領河中尹靈州大都督單于鎮北大都

護關內河東副元帥朔方節度關內支度鹽池六城水

運大使押蕃部及營田及河陽道觀察等使權任既重

功名復大性寬大政令頗不肅代宗欲分其權而難之

久不決甲申詔尊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所領

副元帥諸使悉罷之以其裨將河東朔方都虞侯李懷

光為河中尹邠寧慶晉絳慈隰節度使以朔方留後兼

靈州長史常謙光為靈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遠天德

鹽夏豐等軍州節度使振武軍使渾城為單于大都護

東中二受降城振武鎮北綏銀麟勝等軍州節度使分

領其餘鎮軍數且四十唐書兵志河東道朔方經略

略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

新泉守捉一關內道赤水天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

寇玉門伊吾天山軍皆承特詔委寄各降中貴監臨通鑑

十烏城等守捉十四音注唐中人出監方鎮軍品秩人得抗衡莫相稟屬通鑑

高者監軍使其下者為監軍監本注史炤曰衡車上橫木抗衡謂兩相抗拒有若車衡

相抗也余謂衡所揆平首尾有所偏重則衡為低昂商

輕重者所必爭也抗衡者言無所低昂每俟邊書告急

而平視之也又稟稟令也稟必錦翻

方令計會用兵既無軍法下臨唯以客禮相待是乃從容拯溺揖讓救焚冀無阡危固亦難矣夫兵以氣勢爲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今之邊備勢弱氣消建軍若斯可謂力分於將多矣通鑑本注此四失也理戎之要最在均齊故軍法無貴賤之差軍實無多少之異是將所以同其志而盡其力也如或誘其志意勉其藝能則當閱其材程其勇校其勞逸度其安危明申練覈優劣之科以爲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雖有厚薄之殊而無缺望之釁蓋所謂日省月試餼

廩稱事如權量之無情於物萬人莫不安其分而服其平也今者窮邊之地長鎮之兵皆百戰傷夷之餘終年窮苦之劇角其所能則練習度其所處則孤危考其服役則勞察其臨敵則勇然衣糧所給唯止當身例爲妻子所分常有凍餒之色而關東戍卒歲月踐更不安危城不習戎備怯於應敵懈於服勞然衣糧所頒厚踰數等繼以茶藥之饋益以蔬醬之資豐約相形隔絕斯甚又有素非禁旅本是邊軍將校詭爲媚詞因請遙隸神策通鑑貞元四年夏四月更命殿前左右射生曰神威軍與左右羽林龍武神武神策號曰十軍神策尤甚

多在京西不離舊所唯改虛名其於稟賜之饒綱目集覽稟賜

散屯畿甸與廩同歐陽氏曰古者給遂有三倍之益唐書

人以食取之倉廩故因稱稟給稟賜最厚諸將務為詭辭請遙隸神策軍稟賜遂贏舊三倍

兵志時邊兵衣饒多不贍而戍卒屯防藥茗蔬醬之給

良所以憂嗟疲人所以流亡經費所以漏匱夫事業未

異而給養有殊人情不能甘也况乎矯佞行而稟賜厚

績藝劣而衣食優苟未忘懷孰能無愠不為戎首則已

可嘉禮記無為戎首注為兵主來攻伐曰戎首而欲使其協力同心以攘寇

難雖有韓白孫吳之將臣知其必不能焉養士若斯可

謂怨生於不均矣通鑑本注此五失也凡欲選任將帥必先考察

行能然後指以所授之方語以所委之事令其自揣可

否自陳規模須某色甲兵籍某人參佐要若干士馬用

若干資糧某處置營某時成績始終要領悉俾經綸於

是觀其計謀校其聲實若謂財無足取言不可行則當

退之於初不宜貽慮於其後也若謂志氣足任方略可

施則當要之於終不宜掣肘於其間也夫如是則疑者

不使使者不疑勞神於選才端拱於委任既委其事既

足其求然後可以覈其否臧易師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注職事順成爲臧逆爲

否否行其賞罰受其賞者不以爲濫當其罰者無得而辭付授之柄既專苟且之心自息左傳晉政多門貳倫之不暇注貳不壹倫苟且疏政出多門則其情不一情既不一則各懷苟且是以古之遣將帥者君親

推轂而命之曰自闕以外將軍裁之史記馮唐傳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

也跪而推轂曰闕以內者寡人制之闕以外者將軍制之注韋昭曰此郭門之闕也門中樞曰闕正義曰闕音

苦本反謂門限又賜鈇鉞示令專斷綱目集覽鈇與斧通鈇大斧也諸侯

有大功則賜鈇鉞得專斷也故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將在軍君

命有所不受俱見司馬法誠謂機宜不可以遠決號令不可

以兩從未有委任不專而望其克敵成功者也自頃邊

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選置戎臣先求易制多其部以分其力輕其任以弱其心雖有所懲亦有所失遂令分

聞責成之義廢死綏任咎之志衰一則聽命二亦聽命

爽於軍情亦聽命乖於事宜亦聽命若所置將帥必取

於承順無違則如斯可矣若有意乎平兇靖難則不可

也夫兩強相接兩軍相持事機之來間不容息蓄謀而

俟猶恐失之臨時始謀固已疎矣况乎千里之遠九重

之深陳述之難明聽覽之不一欲其事無遺策雖聖者

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

亦有所不能焉設使謀慮能周其如權變無及戎虜馳

突迅如風颺

爾雅扶搖謂之焱郭璞注暴風從下上旋風也月令焱風暴雨注回風為焱本又作

飄驛書上聞

通鑑本注驛傳遞馬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

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逗留之間寇已奔逼託

於救援未至各且閉壘自全牧馬屯牛鞠為椎剽

綱目集覽

椎剽索隱曰椎殺人而剽掠

嗇夫樵婦罄作俘囚雖詔諸鎮發兵唯

以虛聲應援互相瞻顧莫敢遮邀賊既縱掠退歸此乃

陳功告捷

通鑑音注魏晉以來每戰勝則書捷狀建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謂之露布

其敗

喪則減百而為一其摅獲則張百而成千將帥既幸於

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己不究事情

用師若斯可謂機失於遙制矣

通鑑本注此六失也

理兵而措置

乖方馭將而賞罰虧度制用而財匱建軍而力分養士

而怨生用師而機失此六者疆場之蝨賊

詩去其蝨蝨爾及其蝨賊爾

雅食苗心蝨食葉軍旅之膏盲也

左傳成十年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

為之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

之其一曰居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

也在盲之上膏之下蝨賊不除而但滋之以糞澆膏盲

注盲鬲也心下為膏

不療而苟啗之以滑甘

周禮天官食醬調以滑甘疏木

鹹屬冬中央土味甘屬季夏於五行土為尊五味甘為

上故甘總調四味滑者通利往來亦所以調和四味故滑甘適足以養其害速其災欲求稼穡豐登膚革充

美禮運四體既正膚革充盈人之肥也

固不可得也臣愚謂宜罷諸道將

士番替防秋之制率因舊數而三分之其一一分委本道

節度使募少壯願往邊城者以徙焉其一分則本道但

供衣糧通典開元二十一年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

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正段軍倉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十萬委關內河東諸軍

州募蕃漢子弟願傅邊軍者以給焉又一分亦令本道

但出衣糧加給應募之人以資新徙之業又令度支散

於諸道和市耕牛雇召工人就諸軍城繕造器具募人

至者每家給耕牛一頭又給田農水火之器皆今充備

初到之歲與家口二人糧并賜種子勸之播殖待經一

稔俾自給家若有餘糧官為收糴各酬陪價務獎營田

既息踐更徵發之煩且無幸災苟免之弊寇至則人自

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是乃兵不得不強食不得不足

與夫倏來忽往豈可同等而論哉臣又謂宜擇文武能

臣一人為隴右元帥應涇隴鳳翔長武城山南西道等

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朔方元帥應鄜

坊邠寧靈夏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又擇一人為

河東元帥河東振武等節度管內兵馬悉以屬焉三帥

各選臨邊要會之州以為理所見置節度有非要者隨所便近而併之唯元帥得置統軍餘並停罷其三帥部內太原鳳翔等府及諸郡戶口稍多者慎揀良吏以為尹守外奉師律內課農桑俾為軍糧以壯戎府理兵之宜既得選帥之道既明然後減姦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眾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縣賞罰之典以考其成而又慎守中國之所長謹行當今之所易則八利可致

謹按八利即指上理兵八句 六失可除如是而戎狄不威懷疆場不寧謐者未之有也諸侯軌道

前漢禮樂志文

帝時賈誼以為漢興二十餘年宜定制度與禮樂然後諸侯軌道獄訟衰息注師古曰軌道言遵道猶車行之依軌也庶類服從如是而教令不行天下不理者亦未之有也以陛下之英聖人心之思安四方之小休兩寇之方靜加以頻年豐稔所在積糧此皆天贊國家可以立制垂統之時也時不久居事不常兼已過而追雖悔無及明主當不以言為罪不以人廢言罄陳狂愚惟所省擇謹奏

